

# 墨子

陸世鴻編著



中華書局印行

2  
84  
36

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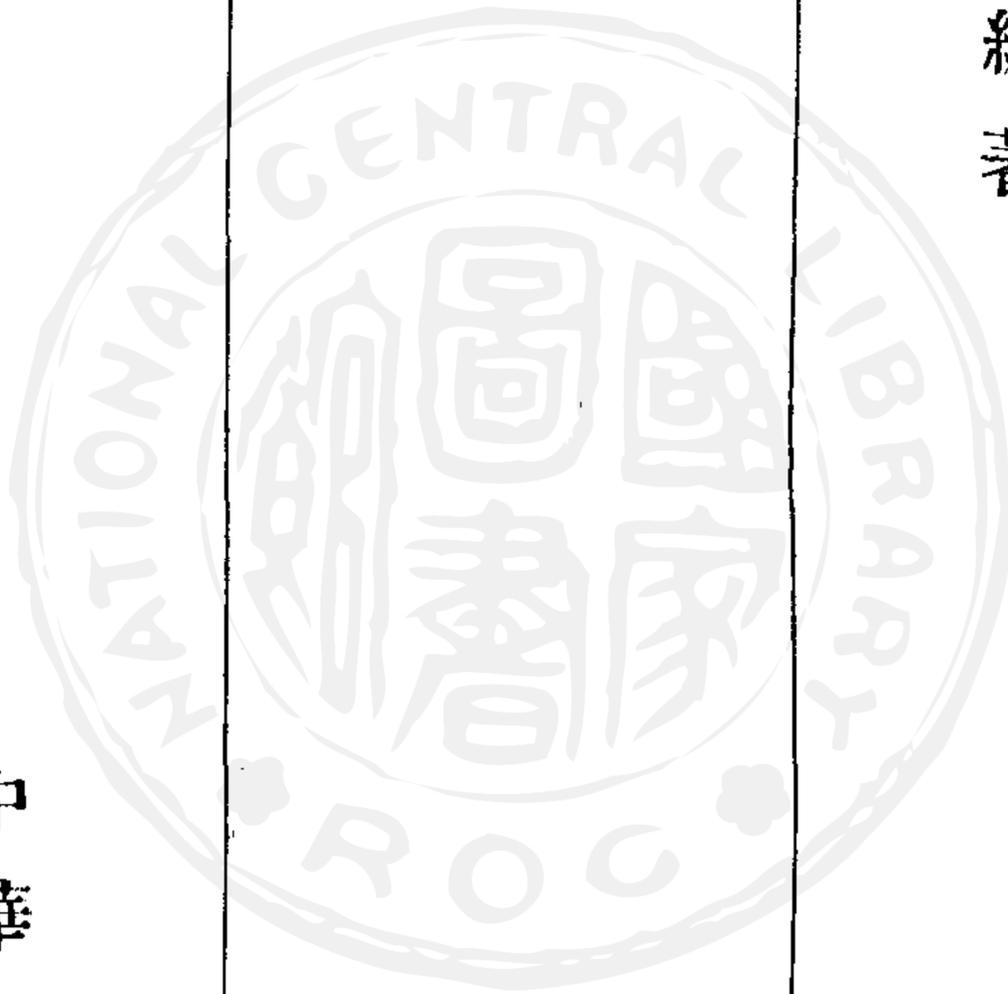


陸世鴻編著

墨

子

中華書局印行



## 自序

食、色、性也。性之所至，不知自抑，便可星星燎原，釀成極大罪惡。佛家剋制私欲，先從滅性入手：人皆山珍海味，我獨甘於藜藿；人皆夫妻恩愛，我獨枯守蒲團；一個人對日常生活的環境誘惑，誠能如此絲毫無動於中，則在名利競逐場合，自然不致再爭雞虫得失了。可惜這方法太嫌使人難堪，與其偷偷摸摸，違背戒律，何如率性卸下那副假面具？

儒家以禮教剋制私欲，衣帛食肉，均須視齒德的程度而分別享用，不許僭越。「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像管仲那樣勞苦功高，「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就算他家私設反玷，似乎也毋妨另眼看待：但聖人尙謂「管仲而知禮，孰不知禮」？斥責不稍假借，這樣把階級劃分得清清楚楚的社會，如果人人安分守己，確乎最爲公平合理。可惜人類的欲望，「做了皇帝想登仙」，永無止境。上層階級藉口荀子所說：「不美不飾，不足以一民；不富不厚，不足以管下；不威不強，不足以禁暴勝悍。」緣是恃勢弄權，擅作威福，厚斂百姓，供奉一身。結果漸致「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王公大人的珠、玉、鳥、獸、犬馬，固愈聚愈多；而被壓迫的民衆，則掙扎在饑餓線上，水深火熱，呼籲無門。

墨子剋制私欲的方法，較諸佛家滅性修行，固似近情合理；但其以自苦爲極，亦殊儉而難遵。

他認為國家失地千里的禍根，雖未能直接歸咎於執政者的食前方丈；而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問其日常飲食起居，也不過茅茨土階，和黍稷不二，羹藜不重。所以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字原則下，主張節用非樂，降低一般生活標準。他希望人無貴賤，必須設法有飯大家吃，他喊着「兼相愛，交相利」的口號，竭力提倡犧牲小我以殉大我。

尅制私欲的目的，倘僅止於「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那是楊朱的爲我主義，變成避世思想了。墨子以天下爲己任，心存經世，他除了自己刻苦勵志以外，還想干涉王公大人的：「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試思王公大人既自命爲天之驕子的貴族，豈肯遽效「賤人之所爲？」

荀子崇尚禮法，階級觀念最深，他說：「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又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他竟認爲墨子的「卑小宮室，損薄飲食。」似乎祇是自己窮得沒有領教過錦繡絺綌的妙用和樂趣一般未免跡近侮辱。墨子說：「長無用，好樂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這一段話，解釋得明明白白，墨子豈真有福不會享？荀子不明墨子的用意，却說墨子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係其私憂過計。他譏笑墨子「勞苦頓萃而愈無功」，不知墨子的不能轉移風氣，挽救時艱，並非其學說的藥不對症；實因當時社會的病根已深入膏肓，單靠墨子及其徒衆的少數人尅制私欲，「杯水車薪」，難免有藥力嫌輕之感。荀子囿於私見，排斥墨學，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遂使那

青出於藍的門生李斯，竟把一個窮奢極欲的秦始皇，捧成了極權政治的典型人物。但李斯本人，既不克保全首領以令終，而秦代的豐功偉績，也祇如曇花一現，太欠長久了。

胡林翼說：「方今天下之亂，不在強敵，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難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義而莫之懲。」此言真千古不易。至於振奮人心以轉移風氣的唯一方法，要不外乎仍宜致力於剋制私欲的功夫，私欲剋制一分，公理伸長一分，天下治亂興亡的關鍵，全繫於此。王陽明的朋友嘗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陽明教他說：「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我想世界上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的人，不知多少，但又誰肯當下即去消磨呢？

墨學的大意，我已約略介紹於本書，茲不贅述。我今說明我寫此書的目的，祇是希望讀者若能受墨子天下為公的精神所感召，偶爾私意萌時，借來剋制一下，倘得人人不恥為墨子之徒，則民族復興，敢信必更有加速實現的把握。

民國三十三年大暑思紅陸世鴻自序於重慶

# 墨子

## 目錄

一、墨子的新認識	一
二、墨子的身世考	五
姓氏問題	
籍貫問題	
年代問題	
三、墨子思想的淵源	九
尙文尙質的觀感移轉	
痛恨士大夫舍本逐末	
由魯宋的對比而覺悟	
崇禹勵志以勗徒衆	
四、墨子的學說	一四

(一)從書本研究    篇數問題    真偽問題

目錄

(二)從理論研究 兼愛 貴義 非攻 節用 節葬 非樂

天志 明鬼 非命 非儒 其他 亡國徵象的認識

用人標準的選擇 法令制度的統一 修身務本的教育

利害取舍的權衡

五、墨子的事跡……………四九

止楚攻宋 勸告齊魯 獻書 辭封 使衛 木鳶 被囚

六、墨子的徒衆……………六四

同門的互助 徒衆的活動 團結的領袖

七、楊墨的關係……………七〇—七二

# 墨子

## 一 墨子的新認識

墨子在先秦諸子中，名頭相高大，真可說是提起了婦孺皆知。有人說：「墨子的名頭之所以能如此高大，實實在在還是給反對他的孟子所罵成功的。」這話也有理由，誰都不能否認。

中國在新式教科書沒有出版以前，讀書人捧着四書五經當必修課本，已有悠久歷史。這樣一代一代傳下來，凡屬孔孟之徒，豈有不把「攻乎異端」的異端，看作洪水猛獸一般。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二〕。他老人家的原意，無非告誡後學於修業之際。必須專心致志，不可見異思遷。並非不容他人立說。墨子的學術地位，實際不亞於孔子。當時比較客觀的學者，大都並稱孔墨。韓非子顯學篇說得更明白：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

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

孟子出世在楊墨學說正風行天下的時候，當時社會輿論，不逃於楊，即歸於墨（二），對於儒家的中庸學說，反而並不熱烈擁護，他既受業於孔門，便借了孔子那句話，作為排斥異己之用，他覺得這「攻乎異端」的總司令，「舍我其誰」（三）？依其個人觀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四），一般非儒的學者，似乎都已染上了色彩，他喊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五），這個口號何等響亮。

小孩子哭不停的時候，大人騙他麻胡來了。小孩子從大人的表情方面感覺到麻胡的可怕，便會嚇得不敢做聲。至於那麻胡的本身是什麼東西？莫說小孩子不知道，實際連大人自己也莫名其妙。據「朝野僉載」的記載：

「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

又據「大業拾遺記」的記載：

「煬帝將幸江都，命將軍麻胡濬河。胡虐用其民，百姓惴栗，常呼其名以恐小兒，或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聲止」。

又據「會稽錄」的記載：

「會稽有鬼號麻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

其他傳說很多，究竟麻胡是人是鬼、似乎誰也沒有纏清楚。但麻胡之爲麻胡，却就這樣糊裏糊塗地被人喊得大名鼎鼎，從此變成小孩子心目中一個可怕的對象了。

孟子所距的楊墨，如果也像麻胡一般，原是無影無蹤，那末這個可怕的對象，或許永遠不致戳穿西洋鏡。偏偏墨子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他的徒子徒孫，又頗有幾個天下名士顯人〔六〕，雖墨學始終爭不過儒學，而先哲的嘉言懿行，究未易完全抹煞，後世聖人之徒，除非真正不敢研究墨子，否則，祇要稍爲涉獵，便覺得墨子之爲墨子，自有其不朽的精神，令人景仰。尤以昌黎的態度最光明。他說：

「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我們知道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也是一個相當自命不凡的儒宗。他爲了諫迎佛骨，排斥異端，也曾盡過相當的衛道責任，他要不是一個貫通諸子百家的博學多聞者，豈肯貿然對墨子表示心折。

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像這樣不合邏輯的論調，老實說，我相信孟子一定根本沒有研究過墨子的學說。他又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那是墨子的罪狀嗎？捨不得把長衫卸下來的儒家，以不耕而食爲君子，以學稼爲小人〔七〕，坐而言的

勞心者，可以役人，起而行的勞力者，祇應役於人〔八〕，他們自己一心想安富尊榮〔九〕，優哉游哉，怎能瞧得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二〇〕的墨者之徒。但現在是該手腦並用的時候了，誰肯犧牲小我以殉大我，正苦求之不得，我們拚着不做聖人之徒。且來研究一下墨子看。最低限度，我希望讀者應該以純乎客觀的心理，對墨子作進一步的新認識。

註：〔一〕見論語爲政

〔二〕孟子滕文公「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三〕孟子公孫丑「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也」

〔四〕語出傅玄箴，喻人之性情，易因習染而化。但「朱」實暗指楊朱、「墨」實暗指墨

翟。」

〔五〕見孟子滕文公

〔六〕呂氏春秋尊師篇「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爲天下名士顯

人」。

〔七〕論語子路「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八〕

孟子滕文公「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九〕孟子盡心「君子居是國也，其

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十〕淮南子泰族訓「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

也。」

## 二 墨子的身世考

### (一) 姓氏問題

墨子，姓墨名翟，本來不該再有什麼問題。叵奈古書的記載太簡略，據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可惜他僅能說明墨翟是姓墨而依然提不出墨子以外，另有其他姓墨的人，因此頗有人懷疑墨子並非姓墨，認爲墨子平生奔走得辛苦了，他那灶上的烟囱，雖有「墨突不黔」(二)之說，似乎永遠燻不黑，而他那飽經憂患的尊容，却被僕僕風塵，染得面目黧黑，遂致綽號墨子，伊世珍的瑯嬛記，引賈子說林，竟說墨子姓翟，他的母親曾夢日中赤鳥入室，所以替他取名曰「烏」。這種無稽之談，原可不必多辯，但墨子貴義篤記載這樣一段故事，大意如下：

墨子有一次到北方齊國去旅行，路上碰到一位星相家，善觀氣色。他對墨子說：「今天上帝在北方殺黑龍，你是黑色的人，北行犯忌，還是趕快回轉吧！」墨子當然不會相信那些瞎三話四的朋友，自願自向北進行。不料走到淄河南岸，果然適逢水漲流急，沒有方法渡過去，便退了回來。剛巧又被那位星相家碰到了，他對墨子說：「怎麼樣？你不信嗎？我告訴你不可向北走。沒

淹死是便宜了你」，墨子反駁說：「淄河水漲，兩岸被阻的人，不知多少，膚色有黑有白，爲什麼都會渡不過去？並且聽了你的話，上帝今天殺黑龍，明天殺青龍，後天殺赤龍白龍，豈不要變得路上沒人敢走了？真是荒乎其唐！」

由此看來，墨子的一副「印度式」尊容，大概是無可否認了。究竟姓不姓墨，到如今還沒有人能確定。

### (一一) 籍貫問題

墨子的籍貫，或說是宋人〔二〕，或說是魯人〔三〕，甚至有人說魯是魯陽〔四〕，竟把墨子又變成楚人。魯陽文君曾稱墨子爲北方賢聖人，墨子非楚人，那倒是極容易證明的，但墨子雖曾做過宋大夫，却不一定是宋人，他在魯國的時候很多。越王因公尙過的介紹，特爲東車五十乘，想請墨子到越國。照魯問篇的記載，是向魯國去迎接他的。公輸般爲楚造雲梯，設計攻宋，墨子趕去阻止他們；這段故事，古書的記載很多，像呂氏春秋愛類篇，淮南子修務訓，都說墨子是由魯出發至郢，一般的研究，認爲墨子是魯人，比較的成分居多。又據呂氏春秋當染篇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史角的子孫，雖不是著名人物，而墨子的求學時代在魯國，大概不成問題了。

## （三）年代問題

後人查考先秦諸子的事略；差不多已公認以「史記」爲最可靠，偏偏太史公沒有撰墨子列傳，未免遺憾；並且他既明明知道墨儒兩家的後學互相非難，已似勢不兩立的冤家對頭，却故意把墨子的名字，附綴於孟荀傳的末尾，真不知司馬遷之心，爲什麼這樣瞧不起墨子？尤其可恨的，史記對於墨子的年代問題，糊裏糊塗來上兩個「或曰」，他說：「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害得後人疑疑惑惑，縱有熱心的考據學者，想清查舊帳，老實說，恐怕誰也無法查清這筆糊塗帳了？但學說的成立，和時代背景，最有關係，我們研究墨子，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又不便忽略過去。

墨子書中有提及孔子的話，孔子書中沒有提及墨子的話，以此斷定墨子在孔子之後，這也未嘗不是一個理由；但嫌不夠充足。孫詒讓斷定墨子當生於周定王初年，卒於安王之季，享壽約八九十歲。他編了一張「墨子年表」，自己說「雖不能詳確，猶療於馮虛臆測，舛繆不驗者爾」。平心而論，這樣的考據，總算成績不錯了，但孫詒讓所說的定王，當指貞定王而言，他認爲墨子的生卒年月，應在民國紀元前二三七九——二二八七年之間，因爲真正的定王，遠在民國紀元前二五一七——二四八九年，那時候連孔子也還沒有出世呢。

## （四）學歷問題

淮南子主術訓說：「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要略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這種說法，孫詒讓力駁其非，他認為樂爲六藝之一，如果墨子真能學通六藝，似乎決不致再主張「非樂」。關於這一點，恐怕未必盡然。因爲一個人反對一件事情，不能一定說他對於這件事情不懂得。而且反過來說，如果對於自己所反對的事情，根本沒有懂得，這是盲目的批評，既無意義，亦無價值。墨子所主張「非樂」的「樂」字，本不專指狹義的音樂而言。這個問題，姑且不談。現在單看非樂篇中墨子自己說「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即可證明墨子決不是一個「樂」的全外行。

有人引用禮記「翟者，樂吏之賤者也。」的解釋，認爲墨子或是一個樂吏出身。他的真姓名，本來很難考據，也許「翟」字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職稱。

這些話是否靠得住，恕我不敢担保。但藝文志說「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他們認爲史角是史佚的子孫，史角是給魯惠公特地向天子那裏恭請得來專司改良郊廟之禮的，所謂郊廟之禮，無非以樂舞爲重，墨子既曾受業於史角的子孫，倘說他跟史先生學過樂舞，大概不能算是完全無稽之談。

註：(一)班固答賓戲「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意謂墨翟心存救世，奔走四方，所居之處，炊煙未及燻黑其灶突，即已匆匆他去也。(二)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荀子脩身篇楊注，元和姓纂，皆謂

墨子爲宋人。(三)呂氏春秋當染慎大篇均註墨子魯人。

(四)畢沅武億均以魯爲魯陽。

## 三 墨子思想的淵源

### (一) 尚文尚質的觀感移轉

古代郊廟之禮，相當隆重。召集全體貴族，必恭必敬，祭神如神在。在這種緊張而又神祕的空氣中，本來很容易感動人心。孔子入大廟「一」由「每事問」的調查經過，下了一句「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結論。

我們知道三代之不同，是「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由質而文，原屬自然進化狀態，但「尚」是提倡的意思，如果偏重了「質」或「文」，抹煞另一方面，那又發生問題了。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他老人家所主張的「文質彬彬」，確乎是中庸之道。因為「質」是樸實的意思，太過樸素，專講實惠，未免嫌其鄉土氣，不能登大雅之堂，「文」是虛儀的意思，太過虛偽，專講儀表，未免流於貴族化，不能切合實用。可惜孔子儘管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而他既提倡了從周的尚文，大概到墨子看見的時候，已文得有些過火了。

### (二) 痛恨士大夫舍本逐末

孔子欣賞禮樂的程度，雖似很熱烈，甚至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二〕。他能批評怎樣是盡善盡美，怎樣是盡美矣，未盡善也〔三〕。而他在參觀的時候，始終不過是一個來賓而已，他祇覺得雍雍穆穆，翁如也，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鐘鼓樂之，琴瑟和之。老實說「看人挑担不吃力」，他總不像墨子是一個身歷其境的從業員，所以墨子和孔子的看法，立場完全不同，墨子親眼看見王公大人爲了挑選樂工而動員壯年男女，令其拋棄耕稼樹藝和紡績織紉的必要工作，却來撞鐘擊鼓〔四〕，這種勞民傷財的玩意兒，得費那麼大的很勁，縱使不是一百二十分無聊，也覺得舍本逐末，效果太微。但墨子如果不讀與孔子所修內容不同的百國春秋〔五〕，不到宋國去做大夫，也許他的學術思想，會囿於儒家的六藝，搶在孟子前面，先做一個繼往開來的大宗師。

百國春秋的內容如何？現無傳本，難以考據，但我們相信裏面所敘的事實，一定大有出入，春秋是當時可信的歷史，墨子把兩本春秋一校對，發現了文勝質之處頗多，他覺得歷史猶不可盡信，當然對於傳授的老師，便也持以懷疑態度了。

### （三）由魯宋的對比而覺悟

宋國是微子的封邑，微子是不肯助紂爲虐的殷商名臣，所以在他的封建範圍內，最低限度，必能保存着一部份前代尙質的遺風。先秦諸子拿宋人作嘲笑資料的很多。例如孟子所說的宋人掘苗助長，他想用手去幫助田裏禾苗自然的生長，真是其蠱無比。莊子所說的宋人販「章甫」，也太不識

時務，衣帽的式樣走了時，固難出售，却總不該賣到那「斷髮文身」的越國去，韓非子所說的宋人守株待兔，更滑稽得厲害，總而言之，這些故事，雖多出於寓言，不一定確確實實，但宋人的過於拘守傳統，不能迎合時代潮流，大概毫無疑義。像宋襄公和楚國作戰，他的軍令是「不重傷，不殺二毛，不鼓不成列。」他迷信戰時國際公法，真會劃一不二，結果便大吃其眼前虧，這段是傳記的事實，或非故意捏造。

魯國是周公的封邑，周公既親手制禮，當然在他封建範圍以內，總有幾分儀型足式之處。孔子生長魯國，幼年耳濡目染，早已接受了禮教的習慣，後來他周遊列國，發現各地文物制度，沒有一處可能趕得上他的故鄉，甚至連首都的情形，也因王室衰微，糟得不成模樣，他竭力想起衰振微，恢復周公遺制，於此可見魯國的尚文和宋國的尚質，無疑地在當時是一個適得其反的對比。

鄉下人土頭土腦，常被城裏人作嘲笑的資料，但城裏人說鄉下人不識走馬燈，鄉下人說城裏人不辨菽麥，彼此各有立場，也各有弱點，而且在第三者看起來，有時候或認為寧使不識走馬燈，可不辨菽麥。墨子到了宋國，他便像城裏人忽然下鄉居住一般，立刻呼吸着新鮮空氣。他在「質勝文則野」的環境中，覺悟了「文勝質則史」的時代潮流，不是向上湧進而是江河日下，他痛恨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文皺皺酸溜溜，祇會享受，不肯勞動的人，踱着方步走在前面，正像密布的暗礁一般，徒使羣衆生活感受嚴重威脅。他認清這些舉動，都是極不合理。所以竭力提倡「節葬」「非樂」等等，大胆地撕破了貴族階級的假面具，他這種挽狂瀾於既倒的勇氣，確可欽佩。

## (四) 崇禹勵志以勗徒衆

一個人如果自己知道路已走錯了，最聰明的辦法，當然是趕緊退回去。墨子既不贊成尙文，便該直截爽快退回去尙質。何以他所退走的回頭路，不跟商湯而跟夏禹呢？這問題很簡單，孔子說「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墨子也知宋國所保留的一部份尙質遺風，已是文獻不足的殘骸，世人對宋的印象又很壞，倘以殷制代周制，未免不合時宜，且商湯周武之得天下，雖屬同樣挂上「弔民伐罪」的金字招牌，而其大動干戈的爭奪經過，依他站在「非攻」的立場上看來，總覺得「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六〕，所以墨子特地抬出一個習勞習苦的夏禹來，作爲刻苦勵志的榜樣，莊子天下篇引墨子稱道大禹的功績說「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所以墨子「使後世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屣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至今在重慶附近，還是古蹟猶存，當時故事盛傳，連孔子也曾有十分欽佩的表示，像論語所載「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好在那時候決不會有人說大禹是虫不是人〔七〕，也不會有反對崇拜偶像，所以墨子把夏禹犧牲小我以殉大我的精神，昭示徒衆，奉爲圭臬，他自己又真能

以身作則，不避艱辛，自然博得大多數民衆的信仰。

註：〔一〕見論語八佾 〔二〕見論語述而 〔三〕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四〕見墨子非樂篇 〔五〕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 〔六〕馬之肝，有毒，食之殺人。漢書載轅固與黃生，爭論湯武受命事，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意謂學者不論湯武受命問題，未爲愚昧也。 〔七〕近人顧頡剛之說。

## 四 墨子的學說

要知墨子何以能夠博得羣衆的信仰，不可不研究其學說。要研究墨子的學說不可不讀「墨子」一書。但我們現在在坊間所能買得到的「墨子」，實際已經頗成問題了。

### (一) 從書本研究

研究墨子的書本，一般人認爲左列三個問題，似乎比較難以解決。

第一個是篇數問題 漢書藝文志說墨子有七十一篇，後來不知怎樣散失了，傳到宋朝，已祇剩得六十三篇，現在更少了十篇，實存五十三篇。這五十三篇的保留還須歸功於「道藏」(八一)，因爲儒家既倡關墨，讀書人誰肯再讀異端之書，自尋煩惱，道家說墨子是地仙(八二)，雖屬附會，而墨子一書，却靠他流傳了下來。另有一本十三篇的墨子共三卷，上卷七篇，稱之曰經，中卷和下卷共六篇，稱之曰論，宋朝王應麟陳振孫等，都說見過此書，現已不知去向，無從查考了。

第二個是真偽問題 儒家奉爲正宗的經書，尚有古今文之爭，其他諸子百家的傳本，更無從對證起，自從疑古學派提出了偽書的考據以後，老老實實說，十本古書之中，恐怕難得有一二本是的確確出自原作者的手筆的，墨子一書，古字很多，不通說文，頗有佶屈聱牙之感，因此很多人

相信墨子在古書之中，還算比較靠得住些，但禽滑釐明明是墨子的弟子，而「所染」「耕柱」等篇中，竟有禽子或子禽子之稱，足見墨子一書，亦僅係語錄性質，由門弟子編輯而成，實非墨子自著。今本墨子各篇，都有分作上中下三篇者，讀其內容，則大致相同。或因韓非子顯學篇曾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疑此即係墨門弟子三派分別傳授的各記各述，遂致互有出入。或又謂親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等篇，文中沒有「子墨子曰」。疑此當爲墨子自著。

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鄙意認爲墨子曾向楚惠王獻過書，他是一個自己有著作的人，毫無疑義。至於在今本墨子各篇中，定須臆測那一篇是他的親筆，那一篇不是他的親筆。似乎無此必要。

## (二) 從理論研究

上面所說的問題，並非不值得注意，可是我們應該退一步想，墨子一書，篇數的缺少，究屬不到三分之一，雖未得見全豹，也夠管窺一斑。至於自己著述和門人記錄，祇要宗旨毋悖，同樣可供後學的研究，我們研究墨子應從理論研究，祇要把握墨子學說的中心思想，提出幾個特點來融會貫通，何必咬文嚼字，反致食古不化。

### 1. 兼愛

提及墨子的學說，幾以「兼愛」二字爲其中心思想的代表，孟子罵他禽獸，也說是因兼愛而無父之故，其實墨子書中論「兼愛」的上中下三篇齊全。墨子說「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

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反過來他又說「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他認為天下大亂的原因，首起於人人自私自利。兒子想得天下的時候，縱有敵人要把他的父親斬做肉醬，也寧願分食杯羹〔三〕，不肯因此善罷甘休了。自私自利之心不除，天下永世不得太平，所以墨子主張「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孟子滕文公上篇記着一段夷之因徐辟求見的故事。據說那個夷之是「治墨家之道者」。孟子本來還似乎有些不屑招待，其後因想說服他，居然召見。孟子駁墨子兼愛的理由，他認為一個人對於隔壁鄰舍的小孩子，決沒有像自己侄兒那樣一般的親愛，夷之是否墨門弟子，無從考證。僅據孟子片面之詞，本難遽下斷語，但夷之明明說「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莫非孟子祇聽了上半截嗎？否則，叔侄是叔侄的關係，鄰居是鄰居的關係，愛人若愛其身的心理固無差等，而墨子既把子不愛父，弟不愛兄，臣不愛君，和父不愛子，兄不愛弟，君不愛臣，分作兩段說法，足見父子兄弟的關係，顯有區別。總而言之，墨子的意思，認為愛人必若愛其身，所謂兼愛者，無非要人把愛身作愛人的標準，如果愛人不親，應反躬自省，試問是否合乎標準？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他雖沒有說明該怎樣反法，而其「自求多福」〔四〕的原則，實和墨子的主張，並無衝突。孟子曰：「仁者愛人，愛人者人恆愛之。」莫非一個人存心把隔壁鄰舍的小孩子，永遠看作不如自己侄兒那樣親愛，還能「為民父母，如保赤子」〔五〕嗎？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也，

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孟子大概沒有想到除了自然的個人以外，還有所謂團體的法人，他既需要對於小我的手足兼愛，爲什麼偏不許墨子對於大我的同胞兼愛呢？孔子教弟子，以「汎愛衆」〔六〕爲重要的訓條。「汎愛」和「兼愛」，都是指「博愛」而言。同樣一個議案，自己人提出，趕緊舉手贊成。反對派提出，無論如何，總得想個理由去駁斥他，這種囿於成見的心理，有時古聖先賢，亦竟未能免俗。怪不得後世議院裏面，衆口咻咻，動輒墨盒與老拳齊飛了。

墨子耕柱篇記着一段儒者巫馬子和墨子的談話。巫馬子說「我和你不同，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親於越人，愛魯人親於鄒人，愛我鄉人親於魯人，愛我家人親於鄉人，愛我父母親於家人，愛我身親於父母，我覺得愈近愈親，遠則痛癢不相關，我可以殺彼以利我，決不能殺我以利彼。」墨子說「你的話還是講來自己聽呢？還是預備公開？」巫馬子說「當然可以公開。」墨子說「那麼你的話如果教一個人贊成了，便有一個人要殺你以利己。十個人贊成了，便有十個人要殺你以利己。天下的人都贊成了，天下的人都要殺你以利己。反之，如果一個人不贊成，便有一個人要殺你，十個人不贊成，便有十個人要殺你，天下的人都不贊成，便是天下的人都要殺你，因爲你的話太可怕了。這樣無論贊成不贊成的人都要殺你，你的話還敢公開嗎？」巫馬子說「你兼愛天下，未見何利，我不愛天下，未見何害，彼此皆不生影響，你何必自是而非我？」墨子說「假使看見街鄰失火的時候，一個人捧着一盆水，另一個人拿了一壺油，都想去灌澆，雖似兩個人的動作，未必便能影響火勢的大小，而依你心理，覺得誰是合理的？」巫馬子說：「當然應該灌水，那可再去澆油。」

墨子說「我也不過不忍坐視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盡我力量，想去灌救一下。同時勸你莫再澆油而已。」

我們從這段談話中，最容易看出墨子的精神所在，爲了轉移風氣，挽回厄運，明知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而良心的驅使，仍然孜孜矻矻以竭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 2. 貴義

墨子基於兼愛的立場，認爲「萬事莫貴於義。」他說「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墨子所提倡的「義」字，不尙虛名而求實際，他認爲當時君子口中的仁和不仁，不過像盲目子口中所說的黑白一般，徒知其名而已。真到眼面前放着兩樣東西，問他何去何從的時候，便又在這取舍關頭，茫然瞎摸，宗旨靡定了。

有一位孟山稱譽王子閻，因王子閻當「白公之禍」〔七〕，被人家執住以後，用刀架在他頭頸上面，威迫他繼位爲王，他仍堅決表示寧死不幹，他說「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多義不爲也。」這種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守義精神，似乎已很難得，誰知墨子却嫌王子閻的行爲還不夠澈底。他說「王子閻倘以楚王爲無道，則伊是王子，當然應該繼位爲王，執行政權，倘以白公爲不義，則伊亦應順水推舟，先行繼位，俟取得政權以後，卽設法誅白公而反位於王，」但墨子教

人行義，僅令各就本位努力。他說「譬如築牆，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睇者睇（八），祇要同一牆成爲目的，」因爲過於好高騖遠，自己能力做不到，必致徒託空言，結果仍有名無實。

墨子的處世哲學，既以「義」字爲前提，他的運用方法，自然也頭頭是道。公輸般替楚國發明舟戰的鈎拒，曾用以擊敗越國，但依墨子的看法，認爲舟戰鈎拒的功用，遠不如他那義的鈎拒，他對公輸般說：「我那義的鈎拒，實際能力比你那舟戰的鈎拒強得多，我是鈎之以愛，拒之以恭，勿鈎以愛，則不能使對方親信，勿拒以恭，則又使尊嚴被對方褻瀆了。朋友相交往，如果彼此褻瀆了尊嚴，而同時不能十分親信，其感情無論如何濃厚，不久必致破裂。我的愛鈎恭拒方法，愈愈愛，愈拒愈恭，真是屢試屢驗，永遠不生弊病，至於你用鈎來鈎人，人家豈不可以也用鈎來鈎你，你用拒來拒人，人家豈不可以也用拒來拒你。鈎拒的結果，難免兩敗俱傷。所以我說我那義的鈎拒，強似你那舟戰的鈎拒，並非信口虛言。」

墨子的「義」字，因係用以調整人類相互關係，貫徹兼愛，實現非攻，使民衆永享和平爲目的，所以他處處打着一把大算盤，有一個魯國的南鄙人吳慮，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墨子仰慕其大名，特地跑去訪問他。他說：「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墨子說：「你既自以爲義，亦曾替別人盡過勞力的義務，或做過分散些財物給別人的義舉沒有？」他說：「當然有的。」墨子說：「我已替你詳細計算過了。單靠你一個人力耕以食天下之人，就算你能比上一個最好的農夫收穫，每人也分不到一升粟，假定每人分到一升粟，也是吃不飽。單靠你一個人力織以衣天下之人，就算你能比上

一個最快的婦人成績，每人也分不到一尺布，假定每人分到一尺布，也是穿不暖。單靠你一個人，執干戈以衛社稷，就算你能比上一個最勇的戰士，也不能抵禦三軍救諸侯之患。我以為憑你的聰明才智，應該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待你學成用世，祇要有王公大人肯聽你的話，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肯聽你的話，行必修，所以我認為雖不耕不織而實際的功效，應遠勝於耕織。』他仍說：『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墨子說：『假使天下的人都不懂得耕織，你看教人耕織和不教人而獨自耕織，誰的功效居多？』他說：『那當然教人耕織的功效居多。』墨子說：『假使進攻不義之國，你看鼓列使三軍同時進戰和一個人不聲不響地獨自進戰，誰先殺敵致果？』他說：『那當然鼓而進戰的先獲勝利。』墨子說：『既然如此，現在天下匹夫徒步之士，知義的人太少了。你也明瞭教天下以義的功效，多於獨自行義，為什麼你還固執勿言呢？如果用你的精神毅力，熱心教育，鼓而進羣衆於義，豈不更加有益嗎？』

墨子竭力教人以義，但是他那到處碰壁的情形，說起來也太煞可憐了。他有一次勸人學義，那人說：『吾族人無學者。』墨子說：『你愛好美色的時候，為什麼不說族人莫之好，便不好了？欲求富貴的時候，為什麼不說族人莫之欲？便不欲了。』但話雖如此說，而墨子所提倡的『夫義，天下之大器也。』終是曲高和寡，大家不感興趣，反之，愛好美色和欲求富貴的人，却如過江之鯽，阻止也阻止不了。所以他大發牢騷說：『世之君子，欲求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尤其行義的人得不到世俗的同情，他又很感慨地說：『

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扶而起之，何故？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不僅不悅而行，又從而非毀之，豈非世俗君子之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乎？」

有一位墨子的老朋友勸墨子說：「今天下莫爲義，單靠你一個人熱心，有何益處？」墨子說：「假使一個人生十個兒子，九個都病倒了，祇剩一個兒子在耕田，食者衆而耕者寡，你看他是否需要格外加緊工作？我正是因爲天下莫爲義，所以不惜辛苦。」還有巫馬子對墨子說：「你自以爲行義，照我看來，人既不見佩服你，鬼亦不見保佑你，你這樣孜孜不倦，莫非發狂嗎？」墨子說：「假使你有兩個用人，其中一個人必須當你面才肯做事，你一轉背，他就不做了，另一個人見了你也做事，不見你也做事，始終勤勤懇懇，你覺得誰是該信用的？」巫馬子說：「當然該信用那個不分當面背後，同樣熱心做事的人，」墨子說：「不是他也像我那樣在發狂嗎？爲什麼你反而要信用他呢？」由此證明墨子儘管爲行義而到處碰壁，祇看他埋頭苦幹的精神，便足表現義的可貴了。

### 3. 非攻

墨子兼愛而貴義，所以抨擊侵略，不遺餘力。他覺得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入人欄廄，取其馬牛，甚至殺不辜之人，拖其衣裘，這種犯法的行爲，人人皆知其不義，但遇國際間恃強欺弱的侵略戰爭，便很少有人能主持正義。甚或推波助瀾，乘機貪功圖賞。這是因爲一則有官府可以罰其罪，一則僅靠輿論制裁，世界上還沒有真能執行國際公法的權力機關。凡有侵略野心，

總是躍躍欲試。

墨子認爲空口白話的反侵略，必致敵已兵臨城下，猶自「築舍道謀。」（九）且國際間的利害關係，錯綜複雜，縱使尋求與國，聯合行動，如果在千鈞一髮之際，祇聞樓梯響，不見人下樓，那時候你以爲歃血之盟，真可有恃無恐嗎？因此墨子的主張，必須腳踏實地，自己靠自己。祇要達到國防鞏固的目的，便可來者不懼，用自己的力量，維持永久和平。我們翻開墨子的目錄來一看，從「備城門」到「雜守」，「幾乎佔了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統是講究國防的應用技術，雖古法不適用於今，而我們生當縱橫捭闔的大時代，追想「戰國」情形，緬懷先哲，尤有不禁神往之感。

墨子三次勸阻魯陽文君發動侵略戰，他前後所取三種不同的譬喻，不僅使聽者極易領悟，且可覘知墨子非攻思想的一斑。

第一次墨子對魯陽文君說：「大國攻小國，譬如孩子們騎竹馬，騎得辛辛苦苦，還不是靠自己兩條腿在勞動，有什麼益處呢？因爲大國攻小國，在被攻的方面，固屬不得不使農夫停耕，婦女停織，臨時担任守圍工作，但在攻人的方面，也不得不使農夫停耕，婦女停織，臨時担任攻戰工作，這不是和孩子們騎竹馬一般，同樣的徒然勞民傷財而毫無益處嗎？」

第二次墨子故意問魯陽文君說：「現在有一個人，家畜羊牛芻豢，不可計數，祇要喊廚房裏的大司務一動手，便是想吃什麼有什麼，誰知他見人家在做蒸餅吃，忽然垂涎三尺，竟想去偷一個。你看此人還是餓得沒辦法，被迫出此下策呢？還是生就的下流賊脾氣？」魯陽文君說：「當然是生

就的下流賊脾氣。」墨子說「楚國四境之內，曠野未闢的荒田，不知多少？儘有隙地可供墾殖，現在忽然垂涎宋鄭兩國的空邑，竟想去侵佔過來，你看不是也和那人同樣是生就的下流賊脾氣嗎？」

第三次墨子對魯陽文君說：「在你轄境範圍以內，如果發生大都攻小都，大家伐小家，殺人越貨，種種不法行爲，你打算怎麼樣？」魯陽文君說：「既在我轄境範圍以內，都是我的臣下，如果互相爭奪，我必從嚴罰辦。」墨子說：「天的兼有天下，也和君的兼有四境之內，同樣心理，你今將舉兵攻鄭，不怕天誅嗎？」魯陽文君說：「你爲什麼勸阻我攻鄭呢？我的攻鄭，完全是順天之志，你不知道鄭國曾經發生三世弑逆的慘案，天已加誅，使其三年歉收嗎？我將助天誅之。」墨子說：「鄭國發生了三弑逆的慘案，現經天使三年歉收，可謂誅罰得當。你今舉兵攻鄭，竟說順天之志，這是譬如有人因兒子不聽教訓，自己已加笞罰，他那鄰家的老頭子，忽然跑來用木棍再打他一頓說，吾今順你父親的志向，所以打你，豈不變成大笑話嗎？」

反對墨子的人，把墨子各種說法，都駁得體無完膚，獨非攻上中下三篇齊全，從無妄贅一詞，可見人類愛好和平的心裏，是宇宙間的自然律，但逆天行事的野心家，却是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生不逢辰的老百姓，雖嘆息說「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而翻開歷史來一看，大大小小的戰爭，那一頁不染上屠殺的血跡，非攻！非攻！我們期望着賡續墨子的呼聲。同時期望着國防的建設，要也能辦到像墨子那樣的腳踏實地。」

#### 4. 節用

### 四 墨子的學說

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墨子的政見，與此相同，所以他於提倡兼愛之外，竭力主張節用，墨子的節用，以「辭過」〔十〕為原則，他說：「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例如：

宮室的必備條件，祇要「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而已。

衣服的必備條件，祇要「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而已。飲食的必備條件，祇要「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

舟車的必備條件，祇要「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而已。男女的必備條件，祇要「陰陽情和，蓄私不以傷行」而已。

他反對治宮室而注意「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治衣服，而注意「錦繡文采靡曼之衣，」猶欲鑄金以為鈞，珠玉以為珮。治飲食，而注意「食前方丈」甚至「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餲餽。」治舟車，而注意「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國君蓄私，而要累千累百，致「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

荀子富國篇的論調，認為墨子祇知節流，不知開源，他說「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勞苦頓頓而愈無功。」他主張「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自然會「渾渾如泉源，汨汨如河海，暴暴如山丘。」甚至「不時焚燒」亦「無所藏之。」因為「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

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剗車，黿鼉魚鼈鱮鱣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雁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爲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所以荀子的結論，斷定物資並未缺乏，墨子不該，「私憂過計，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但荀子的話是否可以折服墨子呢？我敢說「仍是隔靴搔癢而已。」

我們知道物資的有無多少？是一個問題，怎樣使用支配？又是一個問題。「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一一）這種祇有「天曉得」（一二）的情形，荀子當然不大十分明瞭，如果看慣了「朱門酒肉臭，」（一三）從未見過「路有凍死骨。」（一四）他在逢到有人餓得沒飯吃的時候，也會建議「何不食肉糜」（一五）呢？墨子的節用，節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字上。可惜他所主張的「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正是事實上最感困難的問題，珠玉鳥獸犬馬，既從聚斂積括而來，大人先生們愛的是這個調調兒，豈肯把別人的疾苦，視同已飢已溺（一六）忍痛「捥却心頭肉」（一七）隨意拿來作施捨的義舉，你以爲滿目瘡痍，他以爲吹皺一池春水（一八）各人有各人的立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墨子倡此與虎謀皮的計劃，難怪他要到處碰壁了。

### 5. 節葬

墨子所倡導的節葬，祇是從節用一目中提出來的特寫，因爲節用的範圍太廣，何謂「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大衆一時纏不清楚。所以舉喪葬爲例，使欲節用者的腦海中留一個比較稍爲具體的印象。

象。墨子節用篇說：「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卽止，」節葬篇又說「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壘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及從事乎衣食之財，俱乎祭祀，以致孝於親。」他的辦法，訂得明明白白。並未含糊其詞，不料孟子又借題發揮，列作墨子的罪狀，孟子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藪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這段描寫暴尸露骨的慘狀確乎淋漓盡致。居然被他說得那個墨者夷之，竟致憮然而說「命之矣。」夷之何許人，早已死無對證。但節葬和薄葬且不同，況以不葬儼節葬，實更相差太遠了。假使說是薄葬的話，薄皮棺材買不起，毋妨用蘆蓆裹屍，墳地買不起，毋妨在野外無人之處，掘個淺坑來掩埋，墨子的節葬，規定桐棺厚薄，應以三寸爲標準，墓穴深淺，應以氣無發洩於上爲原則，他一方面替個人打算，竭力擲節費用，一方面替公共設想，務求毋礙衛生。所以墨子的節葬，實是顧全當時國民經濟的心餘力絀，免得死要面子活受累。韓詩外傳所謂「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說得很透澈。喪葬的禮制，不可不隆重，無謂的消費，不可不節約。

墨子節葬篇對於厚葬和薄葬，認爲都是由於風俗習慣所造成。很多的風俗習慣，在當事人自己看來，似乎天經地義，非如此不可，在另一方面看來便覺得駭人聽聞了，他舉例如下：

一、越東有一個較洙國，他們認爲頭生的小孩子，必須殺來吃了，才可使以後再生的小孩子，容易長大。這種風俗，謂之宜弟，他們的父親死後，習慣必須把活活的母親送到野外去拋棄了，說是鬼妻不可與居處。

二、楚南有一個炎人國，他們的父母死了，依其風俗習慣，必須先把屍身上的腐肉棄去後再收拾尸骨埋葬，方算是孝子。

三、秦西有一個儀渠國，他們的父母死了，謂之登遐，依其風俗習慣，必須積薪焚化屍體，方算是孝子。

這種未開化的風俗習慣，我們認爲野蠻而不合理，但我們自己的風俗習慣，是否真正合理呢？墨子又指出當時厚葬的情形，單以「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丑隴必巨，」而言，爲了這五個「必」字，已使人民死了父母，必致傾家蕩產，諸侯死了父母，必致虛竭府庫。而且除了把實用的珍寶器皿之類，儘量埋入墓穴以外，甚至殺人殉葬。這種太過文明的風俗習慣，平心而論，還不是和未和開化的情形，彼此半斤八兩。

孟子葬父母，因其「後喪踰前喪，」(二九)也曾被人責問過爲什麼對雙親的棺槨衣衾之美，竟致顯分厚薄？他答辯的理由，說是貧富不同，可惜人們在勢利的社會中，誰肯自己認窮。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雖曾引用這句話，表示其不滿意於直接用活人殉葬的殘酷行爲。但他却沒有看到許多人爲了博一個孝字的虛名，正在傾家蕩產以厚葬其父母。他們顧不得妻子的啼飢號

寒。間接把生命和幸福，犧牲在替死人爭面子的虛儀上，何嘗不嫌忍心害理。墨子的意思，希望移風易俗，糾正社會的惡習慣，厚葬和薄葬，本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如果後世子孫，孝思不匱，祇要「蠶足以期其所。」能於陟屺陟岵之際，留一瞻仰目標，便算克盡葬禮了。萬一真遇造孽錢多得一時用不完的暴發戶，他不能捐些出來辦理社會公益事業嗎？何必專在死人面上浪費，致使死去的父母，九泉相見，也感彼此前貧後富的不安呢？

#### 6. 非樂

非樂的動機，也是根據節用而來，墨子說：「仁之事者，必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他認為為了少數人的「目之所美，耳之所樂。」以致「虧奪人民衣食之財，」這是「仁者所弗為」的。他列舉王公大人為了興樂而勞民傷財，荒廢正業的事例以後，所下的斷語，是說「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孟子對於墨子的非樂似乎沒有表示異議，大概當時齊國的樂舞之盛，凡稍有良心者，都已嫌看不上眼，孟子見齊王，問得一句「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那位齊王的臉色會立刻起變化，他因自知所好非先王之樂而為世俗之樂，內心深感慚愧，孟子乘機進言，他認為樂無古今之分，祇要能夠與百姓同樂，他說：「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他對梁惠王引詩云「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

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證明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皆歡樂，係由其能與民偕樂之故。反之，像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這種論調，幾乎已和墨子變成了一鼻孔出氣。

荀子樂論篇竭力反對墨子的非樂，他認爲「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墨子竟欲遏抑人類自然的情感，這是一猶之楚而北求之也。「背道而馳，豈能達到目的？其實「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如果情感的放縱，漫無限制，則人欲橫流，必致把社會的秩序，擾亂得不像模樣，「樂以和同，禮以別異，」先王禮樂之制，本有一定的標準，但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所謂樂而忘返，天下能有幾個人肯在得其所哉的時候，懸崖勒馬，適可而止。荀子自己站在士大夫縉紳之流的立場上，他祇顧到欣賞的機會很多，似乎其樂陶陶。他那裏知道王公大人惟務爲樂，却在另一方面虧奪人民衣食之財，墨子不贊成「黃連樹底下彈琴，」所以非樂。倘使王公大人歡喜聽樂，不妨害其蚤朝晏退，聽獄治政的功夫，士君子歡喜聽樂，不妨害其竭股肱之力，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的功夫，農人歡喜聽樂，不妨害其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菽粟的功夫。婦人歡喜聽樂，不妨害其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緹布繆的功夫。這種正當的娛樂，墨子看見了，他也決不會非議而阻止的。

#### 7. 天志

墨子所謂天志，實際即指民意而言。遠在數千年前，誰敢直截爽快地说人民可以行使罷免權，

墨子用婉轉其詞的口吻，闡說民意之不可不尊重，他那苦心孤詣的逐層譬喻，雖在今日民主時代，還是如聞其聲，他的論調，分爲四段：

第一段說：一個人處家而得罪於家長，或者可以逃到鄰家去暫時躲避。處國而得罪於國君，或者可以逃到鄰國去暫時躲避，如果身爲國君而違反民意，便是獲罪於天，無可逃避。然則天亦何欲何惡？換句話說。卽問民意究何所歸？答案是「天欲義而惡不義。」所以國君必須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乃爲天下之所欲，亦卽順從民意。

第二段說：人皆知政治祇能上管下，沒有下管上，所以庶人做了錯事，有士可以糾正他。士做了錯事，有將軍大夫可以糾正他，將軍大夫做了錯事，有三公諸侯可以糾正他。三公諸侯做了錯事，有天子可以糾正他。萬一天子自己做了錯事。大家以爲便沒有人可能糾正他了。其實仍是「有天政之。」換句話說。卽由民意可以糾正之，可惜怎樣行使民權，古時沒有人懂得，所以說：「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第三段說：古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之得天下，不過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白告訴天下的百姓而已。當時民意嚮往，「莫不攜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爲什麼人民不祈福於現新鮮活着的天子，而反祈福於渺渺茫茫的青天呢？無非因他們明知天子已違反民意，不可不予糾正。祇爲自己無力驅除暴虐，不得不求天由冥冥中假斧鉞於湯武，以伸討罰，換句話說：如果人民懂得革命，他們便不必靠天，早用自己的力量聯合起來，實行「苦迭達」了。

第四段說：「然義政將奈何哉？」墨子提出比較具體的答覆，認為必須「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他並希望拿這點民意，制定成文憲法，他說：「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換句話說：民意必循憲法以納於正軌，否則，一人一義，二人二義，十人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天下豈不大亂。

孟子的尊重民意，已爲近代人所公認。所以他對墨子天志之說，不僅不致反對，且多加以引伸，可惜談到這個問題，無有不碰釘子。孟子見齊宣王，試問朋友不忠實，將如之何？王曰：儘可絕交。再問部下辦事不力，將如之何？王曰：儘可斥退。但問到四境之內不治，將如之何？那位齊宣王便祇能假癡假呆，「顧左右而言他」了。又有一次孟子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那位齊宣王聽了，便立刻不自禁地「勃然變乎色。」墨子的天志，比孟子對齊宣王所說那些話，更加明顯而切實，所以歷代帝王不肯提倡墨子的學說，其內在原因，恐怕還不單純是爲了曾被孟子排斥之故。

#### 8. 明鬼

墨子提倡明鬼，似乎近於神道設教，以今日科學眼光看去，不免有迷信之譏。其實人心在亂離

的時候，大家橫字當頭，嚴刑峻法的管制，尙且肆無忌憚，社會輿論的制裁，當然更覺無關痛癢，名譽基於道德，一旦道德的觀點轉移，除了爭權奪利的自以爲成功或失敗以外，誰還有方法使他們熙熙擾擾的行爲斂跡呢？

靈魂究竟是什麼東西？目前科學雖昌明，始終沒有把這個X尋出答案來。墨子明鬼篇所舉的事例，很像鑿鑿有據，教當時的人聽了，也許會相信的。

第一是周宣王殺杜伯 杜伯毫無過失而被殺，當然要叫冤枉，他說：「我死後倘無知覺，便沒有話說，如果我冤魂不散，不出三年，我必報此無辜被殺的仇恨。」迨三年到期，周宣王集合諸侯，正在圃田的地方圍獵，那時候參加的戰車數百乘，兵士數千人，青天白日，衆目昭彰，忽見杜伯乘白馬素車，身穿紅色的衣冠，手執紅色的弓矢，追周宣王而射殺之。

第二是秦穆公見句芒 秦穆公在廟裏，也是青天白日之下，忽然親眼看見一位鳥身素服的方面神，從左門進來，秦穆公想逃避，被那神阻止說：「不用害怕，上帝知你有明德，今我賜你延壽十九年，並使你國家強盛，子孫蕃昌。」秦穆公問其叫什麼名字。他說他是句芒神。

第三是燕簡公殺莊子儀 莊子儀也和杜伯一般，無辜而被殺，所以他也期於死後三年之內，必使冤魂報仇。事隔期年，燕國應有所禱大典，燕國的盛大集會，照例在「祖澤」舉行，那裏像齊國的社稷，宋國的桑林，楚國的雲夢，都是男女羣衆臨時合作郊遊的空曠場所，燕簡公正在趕去做主席的半途中，忽然青天白日鬼出現。被莊子儀用朱杖擊斃在車上，據說當時的燕人從者莫不見，

遠者莫不聞。

第四是袜子杖殺禘觀辜。宋臣禘觀辜，承辦祭厲大典，正在布置的時候，忽然出現了一個手拿棍棒的祿子，向他責問說：「觀辜！爲什麼這次祭祀所用的珪璧，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不知潔淨，犧牲不肥，甚至其他供品的選擇，也都不夠時鮮，還是你的意思呢？還是宋文君鮑的意思？」禘觀辜說：「鮑是襁褓的幼兒，他怎能知道，當然是觀辜一手包辦。」袜子聽了，立刻舉杖把他擊斃在壇上，據說當時的宋人，也是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

第五是齊莊君判獄。齊莊君親審一椿無頭案，當事人王里國和中里微，兩造互爲原被告，各具理由，無法判斷是非曲直，案懸三年，未能解決，齊莊君想按律嚴辦吧？恐怕冤殺無辜，想從輕發落吧？恐怕罪徒漏網，他在無可奈何之中，想了一個特別辦法出來，他命令原被告兩造共牽一頭羊，到神社去對神宣誓，歃血爲盟，一面搥羊而灑其血，一面聽取兩人的口供，王里國供詞完畢，絲毫無恙，中里微供詞祇讀了一半，竟被那頭羊跳起來用角觸死了。據說當時的齊人，也是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

這五項鬼故事，墨子雖說都在各該國的春秋上有明文記載，而墨子所見的百國春秋，早已失傳。況盡信書，不如無書，焉知杜伯和莊子儀的鬼出現，不是刺客故意喬妝改扮？秦穆公所見的句芒神，不是他自己故神其詞？袜子杖殺禘觀辜，也許袜子根本是一個主管祭祀的人，他嫌禘觀辜越俎代庖，辦理不善，因而當場指斥杖殺之。中里微被羊角觸死，那是更屬滑稽，提倡神祕的人，歡

喜故弄玄虛，我也講一段故事吧！

從前有三個讀書人晉京趕考，中途訪問一位得道的高僧請示此行結果，那位老和尚十分元妙，僅僅豎起一個食指作答覆，聽憑如何發問，他祇裝啞子不開口。其後三個人考取了一個人，他們信仰已極，立刻回去再度訪問，表示感謝，不料那高僧遠出雲遊，單剩香火在寺守門。偏逢這個香火歡喜多管閒事。見了他們問知老和尚不在家，便懊喪萬狀，定要追問他們究屬有何大不了事故？他們一五一十把前因後果告訴了這個香火以後，惹得他哈哈大笑，笑聲比老和尚的裝啞吧更玄妙。他不待他們發問，先說：「你們枉為讀書人，這樣一個簡單的算式，莫非都會不能瞭解嗎？你們仔細想一想，老和尚的那個指頭兒，究竟有何妙用？」他們三個人呆住了半晌，依然莫名其妙。香火說：「你們這次考中了一個人，便認為老和尚的一個手指頭伸中了。似乎未卜先知，其實你們如果考中了兩個人，不是也要認為老和尚單伸一個手指頭，是說應有一個人不中嗎？如果一齊考中，或一齊考不中，不是仍在一個手指頭所包括的範圍以內嗎？」三人一聽，方始恍然大悟。

我認為齊莊君的玩意兒，實和老和尚異曲同工，王里國的幸運，大概比中里微佔優些，否則，冤冤枉枉被羊角觸死了，還須擔負罪名。真正兩個人誰是誰非，可說和被羊角觸死的判斷，根本是風馬牛不相關（二二）。

人生感受痛苦，在萬分無可奈何的環境中，倘其自己覺得力量已經窮盡而仍希望有意外的挽救，他所希望的來者，必是自己過去最信仰的對象。一般人認為天最偉大，所以俗語說「極叫皇

天」。宗教家明知道天是虛無縹渺的空氣，便利用人類的心理信仰，假設對象，號召羣衆，佛教徒喊「阿彌陀佛。」基督教徒喊「上帝。」這種人工信仰的對象，究竟信驗如何？依我教外人的經驗，老實說：遠不如小孩子哭着喊姆媽，却是純乎自然而又如響斯應。

清明的政治，爲民父母，如保赤子。所以人生第二階段的喊姆媽，本該喚作「后來其蘇，」<sup>（二二）</sup>可惜自古迄今，民衆如大旱之望雲霓，切盼愈殷，姍姍愈遲。五百年而後王者興<sup>（二三）</sup>，這樣難得的機會，該幾生修得到躬逢盛世呢？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sup>（二四）</sup>倘在飢餓線上的羣衆，再加干戈頻仍，流離失所，他們苦悶無可發洩，當然移轉信仰，信仰到渺渺茫茫的鬼神方面，希望冥冥之中，或有鬼神護佑，神道設教的功用，一方面用以鼓勵人們向正軌前進，不幸遭遇苦難，可予心理的安慰，一方面用以防止人們的私欲發展。所謂「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惡念甫萌之際，稍現天良，隨時遏阻，則罪孽禍害的消泯於無形，不知可替人類造福多少？

我們在路上抓住了一個小學生，問他「你怕鬼嗎？」他的回答，一定說「不怕」而且他還一定附帶幾句解釋說：「根本沒有鬼。」我們以爲這是二十世紀受了科學洗禮而破除迷信的效果嗎？未免把那些小孩子看得太聰明了，遠在數千年前的墨子時代，早已有人主張「無鬼論，」墨子明鬼篇所引無鬼論者的理由，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二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三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

哉。〔四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墨子對於這些理由，他已分別申辯，具詳原書，恕免轉錄。但我們因此可知古人祇是不肯以耳代目。必須自己親眼看見過，必須在書本上讀到過，方信確有其事。這些理由，直到現在，仍無進步，那末小孩子所親眼看見過的事物和他們所讀過的書本，實在範圍太小了。科學的眼光，不能囿於成見，倘以主觀的立場，妄判事物的有無，科學之爲科學，亦將逾淮而爲枳了。

墨子認爲人們不能把良心設法招回來，天下便永遠不得太平。所以他明鬼篇的結論。祇說：「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可惜當時天下之王公大人君子，雖似口口聲聲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墨子問及他們心中的這個「實」字，我可代他們答覆。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早給一個「私」字掏虛了。

鬼是什麼東西，簡單地解釋，可說就是每個人自己的良心發現，亂世人的良心，很多是根本沒有留在胸腔內，他們天不怕，地不怕，當然不會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遇事戰戰兢兢，處處像旁邊有鬼神監督着一般，楊震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那四知哲學，也是要有良心可憑的人，才能體會得到。否則，天地何知？還不如半推半就，籠入囊中便罷休。俗語說「賊胆心虛，〕其實做了錯事而面紅耳赤，怕人責問的人，多少總還保存幾分良心在身上，如果真是積年老賊，他的臉兒還會變顏色嗎？

心地的善惡，影響於言行，一念之差，終必自食其果。所以爲禍爲福，全憑自己良心主宰。愚俗信仰鬼神，往往誤認犧牲的祭祀，即可轉禍爲福。這種謬妄觀念，實和平時不肯奉公守法，遇事祇知賄賂鑽營的心理，如出一轍，墨子對於此點，解釋得很透澈。其事例如下：

一、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墨子說：「這樣的求福，怎能有結果，譬如送人一封薄禮却要求必須怎樣優厚的答謝。你看誰還願意接受？現在用一隻豬擺作祭禮，便想要求鬼神降以百福。那末鬼神豈不怕你再用牛來祭祀，更難答謝嗎？」古人祭祀鬼神，不過表示自己的誠敬而已。倘可以一豚求百福。天下格外沒有人肯做善事了。

二、曹公子對墨子說「我家從前窮苦，無力祭祀鬼神，後來居然逐漸富有了。現在已經富有，盡力恭恭敬謹地祭祀鬼神，偏偏人徒多死，六畜不蕃，甚而至於自身也常多疾病，照此情形看來，我信仰鬼神，有何益處？」墨子說：「你欲有求於鬼神，鬼神亦何嘗不有求於你。鬼神希望人人皆能把高位爵祿，讓給賢人，富有多財，分給貧人。鬼神對於你的祭祀，却是滿不在乎享受。你現在自處高位爵祿，不知讓給賢人，既已富有多財，何不分些出來救濟貧人。你想單靠祭祀鬼神，便可求福嗎？恐怕將來禍祟多着哩？」

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對墨子說：「先生以鬼神爲明知能爲禍福，爲善者福之，爲暴者禍之。現在吾跟先生學習爲善，已經過了這許多時候，依然不見鬼神降福，莫非先生所教，還有不善之處嗎？否則，必是鬼神不明。」墨子說：「你自己不得福，豈能怪我的教導不善，疑惑鬼神不明，

你知道法律規定私匿他人的物件，該當何罪？」那人說：「不知道。」墨子說：「現在有人爲善的程度，勝你十倍，你能逢人先把他的善行稱譽十次，你才自譽一次嗎？」「不能，」「有人爲善勝你百倍，你能終身把他的善行稱譽不置，永遠不敢自譽嗎？」「不能。」「私匿他人物件，依法應作賊辦，你今把他人的善行，隱而不揚，如此之多，鬼神沒有降大禍以重罰你的罪過，已經算你便宜了，還想求福嗎？」

四、墨子一次臥病，他的門徒跌鼻進去探視，順便問道：「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爲什麼也會患病而不得鬼神護佑呢？莫非先生有何不善嗎？否則，必是鬼神不明。」墨子說：「血肉之軀，豈能無病？一個人患病的機會很多，寒暑不慎，勞苦過度，隨時均可致疾，如果單靠爲善以求福於鬼神。沒有注意衛生，這是譬如開百門而閉一門。那能保險勿使病魔侵入呢？」

### 9. 非命

同被打倒在迷信的旗幟下面的，除了鬼神問題以外，尚有命運問題。明明是按照預定計劃的舉動，偏偏事到其間，「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命耶？運耶？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俗語說一窮算命，富燒香，「莫非同樣是迷信，還有所謂旺淡的季節性嗎？我覺得這句話雖查無實據，却事出有因。因爲一個人必須先富有身家，才懂得做好事。才肯心存懺悔。他聽見神鬼報應之說，那顆一息猶存的良心，自然引起感應作用。如果一個人窮到謀生不易的時候，勢必懷疑自

己的動輒得咎，或由命途多舛，他哼着「有朝一日春雷動，際會風雲上九重」。似乎祇要一旦時來運來，便可「淮南得道，雞犬皆仙」(二五)，至於鬼神的可怕，怕其能致人於死命而已。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所以窮富的迷信對象，有時確因立場不同而各異，但「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二六)，有身家的富翁，又何嘗不怕「命中註定三更死，誰敢停留到五更。」

遠在墨子時代，雖不致於沿街擺滿測字攤，而命由天定的「定命論」(二七)和宿命無可避免的「宿命說」，大概不待後人發明，早已印入社會人士的普遍心理了。墨子非命篇述及當時執有命者所持的理由，他們認為「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之所定，雖強勁何益哉。」甚至說「上之所罰，命固且罰，非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墨子深感這種「上說王公大人，下阻百姓從事」的詭辭謬說，實在要不得，如果聽其妖言惑衆，不予糾正，必致大家放棄了工作的本位，「上不聽治，下不從事」專等命運來臨，祇想坐享其成了。

墨子非命的說法，他認為上世窮民的衣食之財不足，致有飢寒凍餒之憂，實是他們自己「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所造成的後果，他們應該自己埋怨自己的「我罷不肖，從事不疾。」並非命固且貧。上世暴王的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也是他們自己「不忍其耳目之淫，心志之辟，不順其親戚」所造成的後果，他們應該自己埋怨自己的「我罷不肖，爲政不善，」並非命固失之。

近視眼的目光，當然透不過命運的霧障，譬如「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

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墨子認爲人們在此等場合，尤不可不明辨而慎思之。他主張用三表法觀察事業成敗的因果，所謂三表者，一曰「本」二曰「原」三曰「用」。

「本」是有所根據的意思，無論辦理何事，必須根據成例或定律，先行研究其是否「本於古者聖王之事，」切不可憑空設計，輕舉妄動。

「原」是合乎情理的意思，無論辦理何事，雖有成例或定律可資依據。仍須「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使其近情合理，切不可膠柱鼓瑟，削足適履。

「用」是驗其效率的意思，無論辦理何事，必須驗其效率如何？倘就計劃觀之，雖似法有所本，情有可原，而「發以爲刑政，」仍不能「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應懸崖勒馬，過不憚改，切不可聽天由命，因循自誤。

凡不依三表而倒行逆施，墨子譬喻其爲彷彿立在轉動的圓鈞上面，當然不久便會摔下來，這是咎由自取，與命何涉。

墨子說：「義人在上，天下必治。」因其發憲出令，能信賞必罰，根本杜絕了以身試法的倖免之門，便無所謂命不命了。不信命運而信自己的良心，則一個人祇須「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自然能得「上之所賞」而邀「百姓之所譽。」反之，心有僥倖而抹煞天良的人，他們

正以爲「爲君不義，爲臣不忠，爲父不慈，爲子不孝，爲兄不良，爲弟不弟，」祇要行動祕密，人不知鬼不覺，儘管身犯彌天大罪，依然可以逍遙法外，且在兩面人的臉皮沒有拉下來的時候，社會的輿論，究屬不比照妖鏡，不到水落石出，誰能分辨是非，「命運」的鼓勵，使風氣人心，逐漸轉移，多少躍躍欲試的投機份子，因此墮入罪惡淵藪，禍患之烈，不可勝計。所以墨子非命篇的結論說：「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的原意，無非認爲人生年逾半百，精力就衰，此後學問事業，難期長進，彷彿局面已定，不致再起大變化，如果說一個人的貧富貴賤，可以憑其生下來的時辰八字，斷定終身，恐怕縱有機會當面請教至聖先師，亦必謹謝不敏。但後世儒者，仍多未能看穿這一點，且因孔子曾爲古人卜筮用的周易繫辭作傳，遂致愚妄之流，更相率欲以數窮理，由卦知命，雖有若干持論比較達觀者，倡言「但問耕耘，不問收穫，成敗利鈍，在所不計。」使人驟然聽之，似乎精神毅力，至堪欽佩，而究其實際，則已不啻自認冥冥之中，確有命運支配，他的「不問」「不計」祇是表示「不怕」而已，這和墨子的學說，顯示差異。

墨子在耕耘之初，必先問明究竟可收穫些什麼？方肯動手，成敗利鈍，悉由人謀之不臧，豈可不計，所以他嫌儒者不澈底，公孟篇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

我以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這段問答，足見墨子的研究學問，不僅需要知其然，並且需要知其所以然。

總而言之。一般人所謂命運，係指出乎意料的成功或失敗而言。人類智愚賢不肖的程度，彼此不可以道里計，故其意料範圍的廣狹，也相差懸殊，自己料想不周，遽爾詫爲意外，倘遇高見卓識的人，預先指示，迨後應驗，便疑知者能妙悟仙機，這種愚蠢的情形，天下滔滔，真是可憐亦復可笑。其實從飛機上投下一顆炸彈去，除了瞄準以外，還須把遠近距離，飛行速度，空氣和風向的阻力，一應計算在內。科學的答復，中與不中，祇是計算的精確和不精確問題，決不忽略事前的研究而希冀於臨時的僥倖。更無所謂命也，運也，人生向崎嶇的世路進行，當然也該像在飛機上投彈一般，把前途險夷的趨避，一應包括在自己意料範圍以內，天的不測風雲，既有方法可以計算，人的旦夕禍福，豈無方法可以意料。墨子主張以人定勝天，原非絕對的不可能。祇是其可能的成分太微。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尙且說：「墨者儉而難遵。」何怪乎世俗對此問題，無不嫌其難以預知，而率性閉着眼睛瞎摸，一切聽天由命了。

## 10 非儒

後人反對墨子，都以「非儒」一篇，責其不應虛構事實，誹謗孔子。雖亦有迴護墨子而謂此係門人小子臆說之詞，替其開脫罪名者，但墨儒兩家的正面衝突，不能不說此篇是其導火線。

我們日常看報紙上所記載的新聞，尙難保證其完全與事實相符，現讀非儒篇中墨子說孔子的情

形怎麼樣？究竟是虛是實？誰能完全相信得過，祇是我們有幾點必須認識。

一、墨子反對儒家的服古。他認為述而不作（二八），便永遠沒有發明和進步，譬如「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都是創作的發明家，我們總不能說他們違背了述而不作的原則，全是小人，反說那些仿造的工匠，全是述而不作的君子。墨子指出儒家忽視發明，致使科學不能進步的弊病，我們處今日之世，尤宜深表同情。

二、墨子反對儒家的「君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他認為「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此點也不能說墨子過甚其詞。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鬥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鄉鄰有鬥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這種閉關主義，換作墨子之徒，萬萬忍受不住。

三、墨子的非儒，據其自己歸納，共有四政：（1）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2）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3）弦歌鼓舞，習為聲樂，鬻足以喪天下。（4）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他的反對理由，前已言之甚詳，現在不用再多說了。

總而言之，墨子始終嫌孔子學說不澈底。耕柱篇所載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的故事。葉問：「善

爲政者若之何？」孔子答以「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墨子認爲孔子對葉公子高的問題，等於根本沒有答覆。因爲孔子所說遠者近之，舊者新之，誰不知道。葉公子高所需要的，祇是怎樣能夠近之新之的方法。孔子不以人所不知者告人，却以人所共知者告人，當然使葉公子高依舊莫名其妙。但墨子雖非儒而他却時常稱道孔子，有一個程子以此責問墨子，墨子說：「我所引證的成語，都是擇其當而不可易者，譬如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飛，魚聞熱旱之憂則下潛。其因環境不適而知所趨避的行動，雖請禹湯爲之參謀，亦必不能更易。愚至如鳥魚的行動，有時禹湯猶不能不因而爲之。况孔子所說合理的話，我豈可不因而稱道之！」墨子這種不以情感牽涉理智的非儒。似乎比孟子一概抹煞的非墨，稍爲光明磊落。我們研究學問，正該仿效墨子的態度，是則是，非則非，平心而論，不偏不倚。否則，像開會到場，專認熟識面孔伸手，直到表決通過，還不知議案內容究竟討論些什麼的人，永遠糊裏糊塗，做一個應聲蟲。

## 11 其他

墨子的學說，除上述各項外，其他足資後人借鏡之處甚多，可惜宇宙間愈是共通的原理，愈易被人目爲老生常談而不肯注意。現在再擇要列舉數項，希望有迷途知返者，作爲舍末務本的參考。信不信由你。

一、亡國徵象的認識 墨子說「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

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愛倭，君脩法討臣，臣懼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而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患者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但醫人的醫生說，人在患有何種症象時，必致死傷，縱使病人自己昏昏沉沉，而在旁的家屬聽了，心理總是非常難過的。醫國的醫生說，國在患有何種症象時，必致滅亡，不僅在上者多當局易迷，即使民族同胞聽了，也很少有人會心驚肉跳，憧憬於大禍之將臨。

二、用人標準的選擇 墨子說「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怎樣能使賢良之士漸衆呢？所謂「親賢遠佞」，「舉能而下無能」，這是盡人皆知的方法，非由墨子獨創。但怎樣選賢與能，却是一個大問題，墨子有一個譬喻，說：「我們壞了一張弓，需要修理，必找一個良好的修弓匠，如果對方不能修弓，就是骨肉至親，決不去請教他，爲什麼呢？無非怕給他修壞了。但王公大人用人治國，偏擇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舉之。這真所謂明於小而不明於大」。墨子認爲賢能的人較難駕馭，那是自然的現象？須知「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聖人求才，求其得用而已，「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故能爲天下器。」君無弗弗之臣，則國危矣」。桀紂之爲獨夫，並非真正左右無人，祇因「諂諛在側，善議障塞」，遂致殺其身而喪天下。用人當否像染絲一般，「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墨子說：「世之君子，使爲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之爲一國之相，不

能而爲之，豈不悖哉？」所以他又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作結論，言用人之不可不慎。

三、法令制度的統一 墨子說「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他認爲有了法儀，可使「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但天下不仁之人太多，立法而循衆議，結果必致失度，所以他主張以天爲法，因「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立法以此爲原則，方不致窒礙難行，朝令暮更。墨子又說：「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他主張壹同天下之義，「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連收天下之百姓，使尙同其上。」則天下自然太平。

四、修身務本的教育 墨子說「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又說：「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他認爲「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所以他不僅不肯和據財不能以分人的人做朋友，不肯和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的人交遊往來。他的教育宗旨，一以修身務本爲主，督促學生「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

五、利害取舍的權衡 墨子說「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譬如途中遇盜的人，斷指以免身，雖然吃些痛苦，仍還划算得通，但「利之中取大，

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這利害的權衡，正是人獸關頭，間不容髮。墨子大取小取兩篇，以此爲論辯的中心，無論何人，不能洞明利害取舍的輕重，必不肯犧牲小我以殉大我。

註〔一〕：「道藏」道家書之總稱，明有正統萬曆二刻，其中所收多周秦諸子晉唐佚書。〔二〕葛洪神仙傳謂

墨子爲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此類誕妄之言，不足置信，惟晉宋以後，墨道合流，道家僞託之書，尙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記等，殊爲不經！

〔三〕史記項羽本紀「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四〕「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係詩大雅文王之篇原句孟子於公孫丑離婁兩章均引此語，意謂行有不得者，應反求諸己，其身正，則天下自然歸之。〔五〕俗稱地方官爲父母官，係取詩「民之父母」之意，又書有「若保赤子」之句，故

凡能愛護百姓的好官，常譽爲「爲民父母，如保赤子」。〔六〕論語學而「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七〕王子閻爲楚平王之子，左傳哀公十六年，白公與石乞作

亂。白公爲楚平王孫名勝，當時亂衆欲脅迫王子閻繼位爲王。〔八〕墨子原文爲「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

能欣者欣」。畢沅云，說文欣與掀同，謂舉出也。王引之認爲舉出與築牆無涉，欣當改作晞，並引呂氏春秋不屈

篇「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爲證，茲從王說作晞。〔九〕詩小雅

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十〕墨子篇名。〔十一〕古代民謠。〔十二〕滬諺。〔十三〕〔十四〕

皆杜甫詩句。〔十五〕晉惠帝語，在餓得沒飯吃的時候，問人何不食肉糜，其愚闇可知。〔十六〕孟子「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十七〕杜甫詩句。〔十八〕南唐馮延巳詞有此句，元宗常戲之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言其事不干己也。〔十九〕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蓋孟子前喪父，後喪母，前後喪葬之禮有厚薄，事見孟子梁惠王。〔二十〕Comp. *Diebst* 本法語，意謂用暴烈手段推翻政府也。〔二十一〕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今凡不相涉之事，輒曰「風馬牛」。〔二十二〕孟子引商書仲虺誥文「徯我后，後來其蘇」。〔二十三〕孟子公孫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二十四〕論語顏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二十五〕神仙傳「淮南王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今以喻自己毫無才能，全恃他人提拔升騰者。〔二十六〕蘇軾詩句。〔二十七〕「定命論」與「宿命說」均主張命由天定，非人力可以勉強，定命論譯自 *Determinism* 其說素在神學上謂人之意志行事，由神所決定個人毫無自由。在倫理學上謂人類之行動，莫不受內外情勢之限定，如遺傳教育境遇地位，及一切先行事態，凡足以直接誘起其動作及執意者皆是，若輩認「個人之意志不自由，不能負自身行為之完全責任。宿命說譯自 *Fatalism* 主張是說者，認爲一切事物皆依照預定之命運而發生，非人力所能變更。定命論與宿命說，雖常相混同，而宿命說之主張更武斷。〔二十八〕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此乃孔子自謙之詞，不敢以創造地位自居也。

## 五 墨子的事跡

墨子說：「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他的一生事跡，真可謂「君子以身載行」。雖流傳甚少而遺範足式，倘有志青年，景仰先哲，奉為圭臬，當世多一墨者之徒，便是人類多得一救苦救難的熱心份子。

### (一) 止楚攻宋

墨子的事跡，散見先秦諸子者，以止楚攻宋一舉，記載最多。雖其間稍有出入，而大略的情形，我可代為彙案編成三幕劇：

#### 第一幕

佈景 公輸般的工作室陳列規矩繩墨

時間 楚惠王時某一天的晚間

登場人物 公輸般

墨子

公輸般家的僕人

公（正在低頭設計，繪製圖樣，聽見外面輕輕扣門聲，）來！

僕（匆匆推門入）外面有個黑臉的山東大漢，衣服都撕爛了，裹着兩條腿，其勢洶洶，據說有極緊要的事情，想立刻求見你老人家。

誰？

僕不認識。

公問明白姓甚名誰？

僕是！（下去不久又上）他姓墨黑的墨，單名叫翟。

公哦！他來幹嗎？請進來吧！

僕（下引墨上）

墨（一蹶一拐地蹣跚而上向公翰子拱手）久違！久違！

公別來無恙？不知尊駕今天從那裏來？

墨我從魯國趕來，走了十日十夜，狼狽極了。

公辛苦！辛苦！既是遠道而來，爲什麼這樣晚還不休息，却蒙光臨敝舍，不知有何見教？

墨北方有一個人侮辱我，我想請你殺了他。

公（臉色很不高興但未作聲）

墨你莫不高興，我還願意奉贈十金作酬勞？

公 何必開玩笑，我義不殺人。

墨 (一面長揖再拜，一面大發議論。) 既然如此，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我在北方聽到你替楚國造雲梯的消息，據說是準備作攻宋之用的。不知宋國何罪？

公 那有什麼罪呢？

墨 楚國的土地面積很廣，祇嫌人口的密度不夠。現在爲了攻打無罪的宋國，動員軍民到疆場上去送死。你不知道戰爭是最大的屠殺嗎？

公 (點頭不語)

墨 何況……就算獲勝以後，奪得若干宋國的土地，也是「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可謂戡極。

公 (搖頭不語)

墨 宋國並無罪過，何必向其侵略？你不知道甘爲戎首，不是仁者的舉動嗎？

公 (連續搖頭仍不出聲)

墨 你如果懂得這個道理而不向楚王爭諫，便是不忠，爭諫而無效果你竟袖手旁觀，便是不強。 毋！

墨 你不肯無故爲我殺一個人，自以爲知義，現在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準備屠殺不可計數的無辜軍民，却忘了你所說的那個義字嗎？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覺得你真是枉爲聰明人。

公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佩服！佩服！」

墨 那麼可以就此罷休了。

公 這……却沒有那樣簡單，我已向楚王獻了作戰必勝的計劃，豈能出爾反爾，自打退堂鼓。那有什麼關係，你何不引我同去見楚王呢？

公 可以。

墨 什麼時候去？

公 明天早朝就同去。

墨 好極！明天再見，告辭了。

公 往那裏走？你遠道而來，不嫌簡慢，敝舍雖小，何難掃榻留賢。今晚請便宿在此間，明天一早同去。

墨 不用謙虛，我自有宿處。再會！再會！明天早上再來奉訪。（起身先走）  
公 太客氣了。恕不遠送。（隨後同下）

第二幕

佈景 楚王朝見羣臣的便殿

時間 次晨

登場人物 楚王

公輸般

墨子

侍立的左右羣臣

王 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今天難得光降，不勝歡迎。未知先生何以教寡人？

墨 豈敢！豈敢！遠臣愚昧，今天因有一點小問題莫名其妙，特地跑來向大王請教。

王 什麼事？

墨 現在有一個人，家裏自己藏着很漂亮的車子，他不要乘用，却想去偷坐鄰舍人家的破車子，自己家裏藏着很多的錦繡衣服，他不要穿着，却想去偷取鄰舍人家的短棉襖。自己家裏藏着很多的膏粱脯肉，他不要享受，却想去偷吃鄰舍人家的糟糠。這是一個何等樣人？

王 大概他有神經病吧？否則，何致這樣歡喜做賊？

墨 楚國的地方五千里，宋國的地方五百里。這不是楚國有的是好車子，宋國祇有破車子嗎？楚國雲夢所產的犀兕麋鹿，和江漢所產的魚鼈黿鼉，相當豐富，遠近馳名。宋國的生產，連雉兔鮓魚都感覺缺乏，這不是楚國有的是梁肉、宋國祇有糟糠嗎？楚國的木材，包括長松文梓梗枏豫章之類，應有盡有，宋國連長木也少有生產，這不是楚國有的是錦繡，宋國祇有短棉襖嗎？臣以爲大王的準備攻宋，似乎也有這種情形。

王 對啊！先生的話真不錯，領教！領教！但是公輸般已爲此發明了雲梯的製造，寡人非取

宋不可。

墨 大王以爲公輸般所造的雲梯，可能攻城必取嗎？恐怕不見得吧？

王 （不作聲，回顧公輸般。）

公 大王，這是我們的祕密武器，他不知妙用，所以隨口亂說。

墨 自以爲了不得，其實未必高明。不信請來一試。（就地解帶爲城，以襟爲械，）來吧！看你怎麼進攻法？

公 （用種種方式假設攻具，向墨子進攻，九進九退，都被墨子解脫了。弄得滿頭大汗，毫無辦法，呆呆地立在旁邊。）

墨 （從容不迫，表示守禦有餘）來吧！爲什麼不再來呢？

左右羣臣 （圍觀作種種驚愕狀）

公 （仰首思索半晌，突然作得計狀）有了！我有辦法對付你了！可是我現在暫時不告訴你。

墨 對了！我知道你的辦法了，我現在也暫時不告訴你。

王 怎麼啦！你們兩位葫蘆裏賣些什麼藥？

墨 大王，公輸般的攻勢失敗了。他所想出來的最後一條計策，不過想用暗殺手段而已。他以爲小臣遠來，孤身在此，祇要把墨翟一個人暗殺了。宋國便沒有替他們設計守禦的人，儘可長驅直入。他不知道臣的門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拿了臣所設計的守禦工具，等候在宋國

王 城上。專待楚軍光降，便可起而應戰，大顯身手，他單想暗殺墨翟一個人，決不是澈底辦法善哉！善哉！寡人決計放棄攻宋的計劃。

墨 謹謝大王。

王 墨 （先退朝，左右羣臣相繼下）

公 我沒有見你以前，我的確決想攻宋，現在見你以後，就使有人把宋國雙手捧送給我，我也不願幹這種不義的舉動了。

墨 我沒有見你以前，你想攻宋，我見你以後，你知道要義而不要宋國了，這是等於我把宋國送給了你，希望你熱心爲義，等着吧！我還會把整個的天下都送給你呢？哈哈！

公 哈哈！（二人攜手同下）

### 第三幕

佈景 宋國南里木柵門旁邊一家兼供食宿的小旅館

時間 午後

登場人物 墨子

守閭者

邏卒

守 (率邏卒上，正在檢點將木柵門關閉上鎖的時候，狂風陡起，暴雨驟至。) 且往那邊躲一躲

再說，(二人趨向屋簷下暫避半閉的柵門已被大風吹開)

墨 (全身淋得像落湯雞一般，匆匆衝入柵門，自言自語，) 好大的雨啊！(四面張望急欲覓一暫避風雨之處)

卒 (喝阻墨子) 上那兒走？

墨 (滿臉堆着笑容趨向二人立處) 躲雨。

卒 拿符節來驗看。

墨 誰說躲雨還得佩符節憑驗？

守 這是從前墨大夫訂下來的老規矩，「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呵止，皆斷」(一)。我不能拿腦袋做人情，隨便讓你進來躲雨啊！

墨 現在又不是需要戒嚴的時候，你何必那樣認真？

守 誰說不戒嚴？

墨 你們怕楚國來攻打嗎？現在沒有事情了。

守 你從那兒得來的消息，胡說八道，再不滾開，我便拿你作奸細辦。

墨 (雨越下越大，望着柵門外前途茫茫，欲行又止。向守閭者懇情，) 待雨稍停便走。  
卒 滾！快滾！(順手一推，把墨子送入街心)

墨  
（回顧二人嚴肅的態度，明知毫無通融餘地，便鼓着勇氣，冒雨步出柵門。）好！好！你們倒很懂得奉公守法。

卒  
（趕緊關住柵門，揮手向墨，）滾！快滾！滾遠些！（在風狂雨驟之中，漸漸消逝了墨子蹣跚的背影，幕徐徐下。）

我們讀墨子公輸篇，讀至「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闔中，守闔者不內也。」沒有不深深感動。所謂「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墨子精神的偉大，也就在這種地方，使人格外佩服。

### （一一）勸告齊魯

墨子主張非攻，所以他在當時的行爲，簡直可說是一位和平天使，降臨凡塵。他除了止楚攻宋以外，其他有形無形消弭各國戰爭的活動，不計其數，依墨子魯問篇的記載，他對泯息齊魯戰爭的談話，前後發表三次之多：

第一次魯君得到了齊國準備向其侵略的情報，自知國小民貧，無力抵抗，不得不問計於墨子。墨子認爲國小民貧，不足爲患，他說三代的聖王，像禹湯文武，在未得天下以前，都不過是百里的諸侯，祇因他們說忠行義，結果便統一寰宇。像桀紂幽厲，本來是傳統的天子，祇因他們讎忠行暴，結果便失去天下，所以吾願主君不必耽心國小民貧。祇要上能尊天事鬼，下能愛利百姓，從根

本上努力，自然漸漸國富民強。至於目前治標之計，應趕緊一方面厚爲皮幣，卑其辭令。徧禮四鄰的諸侯，尋求與國，以壯聲援，一方面由外交途徑解決，設法向齊國講和，使其無所藉口，戰事便可避免。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更好辦法了。

第二次齊國已經下了動員令，戰事箭在弦上。墨子勸告齊將項子牛說：「齊國伐魯，犯着很大的錯誤，謹防報應。從前吳國強盛的時候，東伐越國、棲諸會稽。西伐楚國，保昭王於隨。北伐齊國，取其國子以歸。後來諸侯羣起報仇，他的百姓疲於奔命，不肯再替吳王出死力了。結果弄到國爲虛戾（二），身爲刑戮，還有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併三晉之地，後來報讎的結果，也和吳國一般，所以大國侵略小國、名之曰『交相賊』，最後的勝利，終必屬於反侵略方面。」

第三次墨子親見齊太公田和，問道：「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田和回答說：「利，」墨子又問：「假使用這柄刀來接連試殺許多人頭，都能隨手斷下來，可算快利嗎？」田和說「當然算得快利了。」墨子說：「刀是快利極了，但那試刀的人呢？」田和說：「無故殺人，自然該犯罪抵命。」墨子說：「那末發動侵略戰而併覆國軍，屠殺百姓的人，該怎麼樣呢？」田和抬頭想了半天，猛然省悟道：「吾將受其不祥。」

墨子這三次的談話，雖然沒有發生什麼效力，而其愛好和平的苦心孤詣，使我們後世的人聽了，仍是感動萬分。

## (三二) 獻書

墨子在楚惠王接位五十週紀念的那一年，曾經親自至郢獻書，可惜他所獻何書？內容如何？今已無從考據。按墨子貴義篇和渚宮舊事的記載，祇知當時楚王受而讀之，贊爲「良書也。」並說：「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意思想給墨子一個類似「顧問」名義的虛銜，請其留在楚國。墨子不肯接受說：「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楚王聞其決心辭去，便推自己年老，差穆賀作代表，替墨子餞行。墨子見穆賀後，先把自己書中的精義，儘量告訴穆賀，聽得那穆賀手舞足蹈，十分興奮，他對墨子說：「你的大作真不錯，也許大王認爲這是賤人之所爲，所以不肯採納吧？」墨子說：「如果認爲辦法是對的，譬如病人服藥，祇要療疾有效，決不能因藥是草本而天子不肯吃？再像農夫所納的糧稅，王公大人製爲酒醴粢盛，用以祭祀上帝鬼神，也決不能因爲這是賤人之所爲，而上帝鬼神，竟不予享受，所以我的建議，就算是賤人之所爲，上比於農，下比於藥，莫非不如一顆草本嗎？從前湯將往訪伊尹。令一姓彭的人駕車，車至半途，姓彭的人問湯到那裏去？湯說：『見伊尹去，』姓彭的車夫說：『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王如要見他，隨便差個人去喊他來，他已感覺榮幸非常，何必親自勞駕？』湯說：『你那懂得……譬如現在有一種藥，吃了可以使人耳目格外聰明，你看我是否值得去找尋一下，伊尹對於我國，真和良醫善藥一般，有起死回生之妙。你不願意讓我去見伊尹，等於不願意讓我做好人。滾

下去！我不要你駕車了』。楚王沒有像湯那樣決心求賢，自然不能採納。」那時楚國有個魯陽文君，他是屢次領教過墨子，對墨子相當佩服，他覺得楚王不該把墨子放走。便向楚王進言說：「墨子是北方賢聖人，此來獻書，無論其是否有利於我國，君王既不召見，又不爲禮，未免有失士之嫌，使遠近歸附者寒心，」楚王聽他言之成理，馬上差他趕去想追回墨子，封以書社五里（二三）之地，但墨子當然是「好馬不吃回頭草，」就此告辭了。

#### （四）辭封

墨子既有「北方賢聖人」的榮譽，除了楚國以外，其餘南方諸國，豈有不知仰慕！墨子的弟子公尙過到越國遊說：「越王聽了他的演講，十分滿意，便對公尙過說：『你如果能設法請你的老師墨子親自到越國來，寡人願意把從前吳國的舊地五百里封給墨子。』」公尙過答應了，越王特爲備車五十乘，請公尙過到魯國去專誠迎接墨子。公尙過轉達了越王的意思以後，墨子問他：「你看越王有沒有聽吾言和用吾道的決心誠意？」公尙過說「那是恐怕未必吧！」墨子說：「照此說來，不僅越王不能瞭解我的宗旨，連你也竟還隔膜，你試想越王如果真能聽吾言而用吾道，那時要我去，儘可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和羣臣平等待遇，何必對我封給特殊地位。如果不能聽吾言而用吾道，那時要我去也徒然，莫非拿我的義名出賣嗎？同樣的出賣，吾早在中國出賣了，豈至留待今天，再讓斷髮文身的越國來請教？」

## （五）使衛

墨子貴義篇載有子墨子南遊使衛的故事，雖未說明係奉何人差遣？啣何使命？而墨子一生從政的歷史，似乎祇做過宋大夫。所以後人猜他係奉宋君所差，故事記着兩段，實際都和上面的問題不發生關係，所以我們毋庸深究，單看故事吧！

第一段說：子墨子南遊使衛，後車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問道：「先生從前教訓公尙過，曾經說過學問揣曲直而已，不必拘泥於書本。今先生出使旅行，何以不嫌累贅，帶上這大批書籍去？墨子說：「從前周公旦自己規定每天朝晨起來，必須讀書一百篇，到了晚上還得接見賢士七十人，他爲了增廣見聞而這樣勤勞不倦，所以能夠佐相天子，使勛業彪炳，至今不替。像我現在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正宜乘時用功，豈可廢書不讀？你要知道天下的真理，雖似殊塗同歸，而衆議紛紜。各憑主觀的學說，難免偏誤，學者囿於一隅，見聞有限，祇覺得著述甚多，浩如烟海，現在我把所有過目的書籍，提要鉤玄，將其微旨大意，加以歸納整理，這是棄盡糟粕的精華，希望你們容易融會貫通，省得生吞活剝地重讀那些無聊的書籍，徒煩記憶之勞。你疑吾不肯多教你們讀書嗎？那是誤會了。」

第二段說：墨子見了衛國的習尙奢侈，不勝慨歎。他對公良桓子說：「衛國是一個小國，處於齊晉兩大之間，譬如貧家和富戶做鄰舍。眼見他人錦衣肉食的奢侈行爲，不自量力，妄想看樣學

樣，那便是俗語所謂「騎馬討飯要緊窮。」現在簡子家裏裝飾得很華麗的車子數百乘，餵以菽粟的肥馬數百匹，身衣文繡的婦女數百人，我以為倘能移用飾車飼馬和縫製繡衣的經費，改作士兵給養之用。至少可維持一千人以上的生活，一旦發生患難，你看那時候使士兵百人前驅，數百人繼後，比較使鶯燕成羣的婦女數百人前呼後擁，誰靠得住些？」

### （六）木鳶

傳說墨子能削木成鳶，飛上天去，古書的記載，如韓非子說：「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列子說：「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淮南子和論衡，也都說「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其實這些記載，無論是否係屬替墨子捧場性質，可說對於墨子的個性，都嫌認識不夠，墨子既能巧勝公輸般，如果公輸般可削木成鳶，飛上天去，當然墨子也不難照樣辦到，但我們須知墨子的巧思，必使運用在福國利民的設計方面。他說：「仁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又說：「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他的主張如此，豈肯耗費三年光陰，却去專門研究削一只木鳶來玩玩，據墨子魯問篇說：「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

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黠也。不如匠之爲車轄〔五〕，須臾，劉〔六〕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可見這木爲飛天的玩意兒，又是那巧工公輸般所鬧的新花樣，墨子不僅自己沒有做，並且他還埋怨公輸般不該弄巧成拙呢？

## （七）被囚

生當亂世而未能同流合污的人，無有不吃眼前虧，何況墨子是一個自己有主張的名人，豈易免於嫉忌的打擊？史記鄒陽傳所說「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諒必事出有因，可惜記載太簡略，不知墨子當時究爲何故被囚？其後如何釋放？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篇說「子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這樣的大事，偏偏史記宋世家竟隻字不提，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很想多知道一些關於墨子的事跡，以供參考。而年代久遠，湮滅失傳，大概諸書的記載，差堪信其鑿鑿有據的部份，已止此而已。

註：〔一〕見墨子號令篇。

〔二〕墨子魯問篇「國爲虛戾，身爲刑戮」。公孟篇又有「身爲刑僇，國爲戾

虛」。非命篇又有「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按此虛戾二字，頗費解，或謂莊子人間世篇「國爲虛厲，身爲刑僇」。李註「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義尙近似。

〔三〕事見「渚宮舊事」。

孫詒讓疑五里爲五

百里，但無可考證。

〔四〕「蜚」古飛字。

〔五〕車之承軸部份。

〔六〕學沈謂劉爲鏤字假音，王引之

謂劉爲古斲字。其實意義尙無大出入。

## 六 墨子的徒衆

墨子雖曾在宋國做過一任大夫，而大夫的等級，也像目前的公務員一般，高低上下，不能一概而論，孔子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他老人家爲維持紀律起見，把官階的等級，分得清清楚楚。但教別人看了，却是莫名其妙，一味東施效顰，遂致逐漸養成社會勢利的眼光，萬一墨子當時僅僅做了一個下大夫之流，那裏還有人瞧得起他，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我們知道孔子的賤，祇賤在幼年時代，後來貴爲王者之師，出門必有乘輿代步。便不再賤了。墨子很可憐，他裂裳裹足以奔走國事，絲毫沒有官架子。他向楚王獻書的時候，已有北方賢聖人的聲譽，却仍被人說是一賤人之所爲，「他以賤人的地位，想倡導實行新生活，革除舊習慣。」無論如何賣力，總是頂石臼做戲的勾當，費了很大的勁兒，結果仍未必討俏。

墨子的政治地位雖不高，而他那俠義行爲，很能感動人心。所以門徒之衆，在先秦諸子中，除了孔子，恐怕誰也趕不上他，不過孔門的弟子，比較貴族化，「有酒食，先生饌，」祇要先生感覺需要，學生的供給，大都是滿不在乎的，墨門的弟子，寒酸得很，魯問篇記着曹公子的話「始吾游於夫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試想這樣有一餐，沒一餐，莫說打牙祭，連肚子也謹防塞不飽，豈不悽慘萬狀。

## (一) 同門的互助

墨門的弟子，義氣很重，他們大約早有「一宿三餐」的幫規，有一次墨子帶了兩三個徒弟到楚國，住在一個徒弟耕柱子家裏，那時候不知米價貴至如何程度？耕柱子不僅招待欠週到，甚至計口授糧，對於米的供給也有相當限制，那幾位同學看了這種情形，心裏都很不暢快。立刻跑去告訴老師，墨子說：「姑且再住幾天看光景如何？」當然墨子很能諒解耕柱子的經濟狀況，也是外強中乾。幸而後來耕柱子總算不失墨子的面子，勉強湊送十金出來，給墨子師徒做盤纏，十金之數並不多。換做孔門弟子，不贈則已，假使誠心饋贈的話，區區十金之數，真淺淺不足道；但墨子心裏却很滿意。他還對跟去的徒弟說：「果未可知也。」似乎表示耕柱子這封厚重的程儀，已出乎意外了。

## (二) 徒衆的活動

墨子一面以苦幹的精神，把握羣衆心裏，一面派遣門徒，四出活動。呂氏春秋當染篇說：「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足見墨子本身的政治地位雖不高，而他的門徒之中，却很有幾個顯榮的名人，墨子爲什麼要門徒出去活動呢？當然以貫徹他的學術宗旨爲目的，現在把他們活動的事例，約略提出幾件來，作爲引證。

魏越 墨子派魏越到越國去，魏越臨行請訓說：「學生這次出去，如果得見四方之君，有了

進言機會，該從那一項先提起？」墨子的答覆，教他擇務而從事（一）。他說：「逢到政治昏亂的國家，應請注意尚賢尚同。逢到經濟貧乏的國家，應請注意節用節葬，逢到熹音湛澗（二）的國家，應請注意非樂非命，逢到淫僻無禮的國家，應請注意尊天事鬼，逢到務奪侵凌的國家，應請注意兼愛非攻。」這樣鄭重其事地面授機宜，足見他派門徒出去活動，並非普通游歷性質。

高石子 墨子派高石子到衛國去，衛君處以卿位，待遇特別優厚，高石子見衛君三次，每次必提出很具體的改革計劃，不料衛君均未採用。高石子見風色不順，便立刻辭職回齊國去告訴墨子。他說：「衛君瞧着先生的關係，對我待遇很不錯，設我於卿，致祿甚厚，但我三次進朝，都有計劃提出，衛君無一採用，我祇能三十六策走爲上策。我這樣走得太快，衛君不會怪我狂得不受抬舉，或致損傷先生的情面嗎？」墨子說：「這有什麼狂不狂呢？從前周公旦見管叔不肯聽他的話，立刻辭去三公之位，隱居在東方的高邑，當時的人，都疑他狂了，但後世稱揚其德行，盛名至今不衰，所以去就問題的決定，祇看對方有道無道，何必怕旁人譏笑呢？」高石子說：「我那敢自比周公旦而把衛君比作無道的管叔，我不過記得先生曾經說過，一個人在亂世的時候，不該坐享厚祿，現在衛君既然不肯接受我的改革計劃，我仍在那裏貪其爵祿，尸位素餐，這有什麼意義呢？」墨子聽了高石子的話，十分興奮。他立刻把其餘的門徒喊過來，教訓他們道，「你們聽好了，社會上貪祿背義之徒，我已看得很多。能像高石子那樣熱心向義，做屍祿位的人，我實在還是第一次看見。」這種計劃不能實現，便以去就力爭的毅然決然，頗足代表墨學精神，而證明其行動是有主義的。

勝綽 墨子派勝綽到齊國去在項子牛的部下担任工作，項子牛三次發動對魯國的侵略戰，勝綽竟三次都跟進，墨子知道以後，立刻再派高孫子去把勝綽撤回來，他說：「我教勝綽到項子牛那裏去工作，原想乘機糾正項子牛的過失，現在勝綽貪圖厚祿，忘了本來面目，項子牛三次發動侵略戰，他竟會三次相從，這樣倒行逆施，豈不違背了我的非攻主義，但勝綽未嘗不懂得主義，他的行爲，完全由於利欲薰心所致。」這種對於畢業門徒就職後仍嚴格管理的情形，也祇有墨子纔做得到，否則，老師替學生介紹職業，祇要薦得出去，何必再去多管閒事。

耕柱子 墨子派耕柱子擔任一樁相當困難的工作，耕柱子想推諉責任，墨子便大發脾氣。耕柱子說：「同學很多，爲什麼別人不差，定要差我？」墨子說：「我現在準備上太行山去，你看我還是騎一匹馬呢，還是騎一頭羊？」耕柱子說：「當然騎馬去。」墨子說：「爲什麼定要騎馬呢？」耕柱子說：「既要趕路程，非馬不能勝任。」墨子說：「正因如此，所以我見你可能勝任而有所差遣，你爲什麼一味推諉呢？」這種量材器使的情形，足見墨子支配其門徒的活動，實實在在是有組織的。

### (三) 團結的領袖

凡屬有組織的活動，必有其一致服從的領袖，方可團結，墨子自己可以行使職權的時候，當然他是唯一的領袖，萬一他的活動發生意外的故障，他也早已預先指定了繼承人，不使事業中斷，墨家對於這個繼統的領袖，稱之爲鉅子。可惜他們組織的內容，外人無法詳悉，猶之目前的幫會(三)

一般，始終是社會上的祕密團體。

莊子天下篇說：「墨者以鉅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可見墨門徒衆中能有資格做到鉅子的人，自己必定感覺萬分榮幸。所以鉅子的臨危授命。實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至於他們是否也有所謂大宗小宗或兄終弟及之類的繼承法，現已無由考據，祇看呂氏春秋上德篇記着一段孟勝傳鉅子的故事，便知非同兒戲。

孟勝是墨者的鉅子，他和楚國的陽城君交情很深，陽城君奉召入覲，臨走把隨身的佩玉碎作兩半，交半塊給孟勝，作爲符節，請他全權代表，留守封邑，同時訂定密約，說明此去萬一有何變故，來人非拿半塊碎玉做憑據，不可隨意聽信。陽城君趕到半路上，楚王已死，羣臣在靈柩面前就大動干戈，結果把擁護陽城君的軍事領袖吳起打敗了，查究事變的罪魁禍首，大衆認爲陽城君不無唆使嫌疑，必須查究主犯，明正典刑，陽城君探知消息，不得不暫避鋒頭，遠走高飛，陽城君失蹤後，楚國派兵前往接收他的封邑，來人沒有碎玉做憑據，孟勝當然拒絕移交，那時兵臨城下，單靠孟勝率領少數人抵抗，顯已勢在必敗，孟勝的弟子徐弱勸孟勝說：「拼了命而有益於陽城君，死也值得，現在陽城君不知去向，你老人家是鉅子的身分。無端犧牲，豈不使同志失却領袖，務請鄭重考慮，」孟勝的意志依舊很堅決。他說：「不能這樣講，你該知道我和陽城君的交情，就是不算他的老師，也該算他的朋友，不算朋友，也該算他的臣僚，如果臨難苟免，惜此一死，以後任何人，找老師，找朋友，或欲找忠心服務的臣僚，必定都不願意再請教墨者了，爲了貫徹墨者的主義，我已

視死如歸，至於鉅子之繼承問題，我想傳給宋國的田襄子，田襄子的聲譽頗好，毋庸擔憂墨者的繼起無人。〔徐弱聽了孟勝的話很感動，他自請負責擔任傳命的工作，並且約定了去宋以後，仍回楚國來跟老師一同拚命。孟勝當時派了兩個弟子到宋國去，把鉅子的職權，傳給田襄子，一面力戰而死。跟他同時死難的弟子，多至八十三人，後來到宋國去傳達命令的兩個弟子任務完畢後，他們果然要回楚國去，田襄子勸阻他們說：「孟勝把鉅子傳給了我，我便是你們的領袖，你們應該聽我的話，不必回去尋死，」但他們終於不願背義而回到楚國去殉難。

還有一個墨者鉅子名喚腹蘄，住在秦國，他的兒子殺了人，論律應判死罪，秦惠王對腹蘄說：「你老人家年齡已高，單生這個獨養兒子，我已飭知主管官吏赦其死罪，你就也饒恕他初次吧；」腹蘄說：「墨者有墨者的紀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這是防止互相傷害的大法，不可輕恕，大王體恤微臣，雖准賜以全生，而腹蘄爲遵守墨者的紀律起見，不能徇私縱容。」結果仍把他的兒子殺死抵命。這段故事，載在呂氏春秋去私篇，舐犢之心，人皆有之，現在君主已准特赦，還不順水推舟，就此收篷。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真堪欽佩。所以呂不韋稱讚墨者的領袖說：「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墨者鉅子的事蹟，不僅爲史冊所拒絕，卽私家著述，亦很少記載，因此對於他們組織的傳統，經歷若干年代，無由考據，但後世尙俠之風，以及深入民間的幫會制度，不能不說是墨子開其端。

註：〔一〕意謂相機進言。〔二〕「烹」悅也。湛酒同沉湎，言好聲色。〔三〕指青幫紅幫及哥老會等言。

## 七 楊墨的關係

孟子指斥異端，常並稱楊墨，楊朱的學說，早已失傳，既不知其真相如何？自未便妄加訾議，但有人認爲墨子的兼愛主義，是由楊朱的爲我主義轉變而來，這種說法，恐怕實際上適得其反。

淮南子汜論訓說：「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主也。而楊子非之。」先後次序已分得清清楚楚。荀子注列子釋文，又記着一段禽滑釐和楊朱辯論的故事：

禽子問楊子說：「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說：「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說：「如果可以利天下，你肯讓我拔去一毛嗎？」楊子沒有答覆。禽子出來告訴孟孫陽、孟孫陽說：「你大概沒有懂得楊子的意思？吾可以代爲補充說明。假使你的肌膚讓人家侵犯一下，可得萬金之賞，你願意嗎？」禽子說：「這般厚利，有何使不得？」孟孫陽說：「假使封你一國而必須割斷你的手臂做代價，你願意嗎？」禽子考慮了半天未及答覆。孟孫陽說：「一毛的損傷，固較微於肌膚，肌膚的損傷，固較微於斷臂殘肢，但你須明瞭那一毛雖微，也是你身體上的萬分中之一物，你在划算不通時，豈肯輕易犧牲？」禽子說：「吾不能所以答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墨子的弟子禽滑釐與楊朱，既有上述辯論，則楊朱的學說後於墨翟，似乎更不成問題了。

墨子的兼愛主義，原是打着一把「我爲人人，人人爲我」的大算盤，他認爲人類祇要「兼相愛」，結果必能一交相利，可惜這把算盤也有時會打不通的。萬一我爲人人，已自辛辛苦苦地爲得盡心竭力。而所期待的人人爲我，偏偏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碰來碰去，儘碰到那些忘恩負義之徒，憑你生就肝胆照人的熱腸，施不望報，而似此接二連三地倒抽冷氣嚥下去，豈能常保溫度。

楊朱的爲我主義，無非「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他把「交利」轉變爲「利己」。如果祇是一味自私自利，不顧他人損益，決不能成爲風行一時的學說，大概他認爲社會的騷動，都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如果我不爲人人，亦不希望人人爲我。彼此飄飄然遺世而獨立，則一切爭端自息。

天賦人類的聰明才智，等於一筆營生資金，無論何人？必須靠此安身立命。主張交利的人，盡量運用這筆資金，和羣衆發生關係。這種人可以立德立功立言，建千秋萬世不朽的勛業。獲利之厚，無與倫比，但難保有時會蝕得連自己的吃飯傢伙都給別人騙了去。主張利己的人，譬如做生意怕虧損，放比期怕倒帳，他把資金看得過於珍重，寧願自己保管，慢慢地使用。他祇希望一生能自食其力，便可樂終天年，這種人事業有限，永遠不能顯赫當代，但苟全性命於亂世，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由於這兩種心理的發展，演成經世避世兩派，依禽滑釐的說法，可見那時候明明已把老聃關尹代表避世派，大禹墨翟代表經世派。

先秦諸子的學說，盛行於漢晉兩代，頗有人懷疑真正先秦諸子的學說，早已付諸咸陽一炬。後世流傳的各種各派，大都係由漢晉兩代的人，根據人類心理自然律，附會假託而成。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姑置不論，但我們看漢代多俠義的墨子遺風，晉代多隱逸的楊子遺風，尤可證明風氣的轉移，往往順應自然，蓋個人的性格，雖定型不同，而政治的影響，容易使任俠尚義的人士，遁入山林，却不容易使深受刺激而遁入山林的隱逸君子，古井重波，投袂再起。

孟子闢楊墨而尊儒宗，他所論辯的理由，雖不十分充分，而他所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兩句折衷話，確乎比各具偏見的楊墨學說，差勝一籌。

中華民國 柒拾肆年 叁月 拾日 贈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墨子 (全一冊)

◎ 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著者 陸世鴻

發行人 顧樹森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三八六)(滬印)

國家圖書館



000684953



8.70

精

(13386)

環球書局

屏東市中華路三五號

籍